升新作剔

風的南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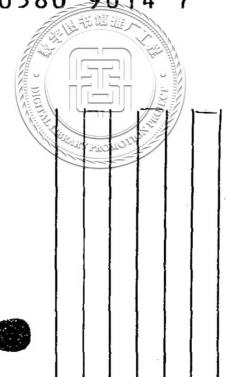
着堂派謝

行印局書新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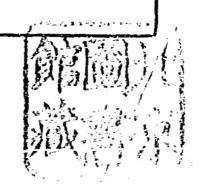
風的南湖

作登冰湖





A 211194





約03511

湖南的風	信	玫瑰色的衣裳	小鴨之死	大椿橋的夏夜	黄昏		- 15/1	The state of the s	秋之長
:	完	101	:: 挡	八四	七九	光	鉴	四十	i i i

編後	又是一年	丫頭主席	雨	悲鴻的畫	櫻之家	悼廬隱	李媽	元旦
		The state of the s						
二些	六	己	土	一	犯	<u> </u>	閪	三宝

女苦力

由荷溪到矢中大概有四十餘里的山路。這一

最 面 高 , 喘不 ,可是還沒有 過 氣 來 0 衡山 偶 爾 的 站 岐 住 陡 休 Quilly (息 - DIG 階級 很多 都覺 我 得 有 們 裹共有三座山 被 何 微 個 風 人 吹 都 走 倒 第 得 的 汗 可 一座 流 能 滿 0

雖 然 山路是這 般 崎 嶇 , 前 面 的 大衛是這樣昂: 然地 站 在 我 們 的 前 面 , 路

上 叉 盡 是些 刺 足 的 尖石子 舖 着 , 使人 如此難走 , 但 我 們仍然鼓 着 勇

氣,頂也不囘地往上面爬。

到 1 HI 旗 , 腿 已 經 酸 得 好 像 節節散 別了 的 般 , 我 停 住在 一棵



大樹下休息,囘轉來看看在山下走着的人,正像無數的媽蟻在地上爬

行似的 ,距離近 一點的 也不過看來像一隻飛鳥而 已

與不相信 , 我自己已 經走了這樣遠的路 ol我喘着氣對一 位同路

的陳君說

0

45 00 50

一得丁っ 你看前面 的山路北我們走過 th 還更 啊 0 他 勉强地

笑。

『沒有辦法,無論怎樣難走,我們也是要走的!』

後面的一大羣人也陸續地趕到了,於是我們又一同走着 ø

的女子, 出乎 我意 她排 着我們的行 外的 ,我看 李好像只有幾斤重的東西在肩上一般歐 見走在我 H 面 的 是一 位身體强健又跑 北 然地 如形

句。

走過丁。

『喂,那個小孩子挑不起了嗎?這女人是那裏請來的?她的氣力

與大!』

我連忙問他們。

『剛才在那個茶亭子裏休息的時候歷來的 , 她的

氣力質在大,跑

起路來比任何男人都快。」場先生說。

這算什麼,她還可以挑比這個更重的擔子呢!」阿隆更補上了這

『好像伙,她真厲害!』其他的人們也一齊驚訝起來 0

這樣大脚、身體强健、精神抖擞的女子我的確很少見到, 尤其是

遇 在 上 到 海 這 住了 樣强 有 年 カ 的 , 看 女 性 慣了那些忸 , 我 飾 直 懷 扭 怩怩 疑 自己 , 一走進了 弱不禁風 另 的摩登女兒, ___ 個 世 界 , 另 初

國家。

距 割能 矢中一 分鐘 分 鐘 地近子で置 是 PAY 可 以 看 到 大 批 ---大 批

的

力在 挑着擔子 派 鲍 > 好 绿 和男子 11: 狱 的 , 妣 們老是走 Æ 前 面 0

情 尤其令我佩服 O 每 到了十餘里 的是 姚 的 們那種落落 地 方我 們 總 人方的 要 休 息 態 展 次 , 0 所有 和 非 走 嚴 路 iffi 的 义 和 人 譾 無 論 的 表 是

抬 轎 的 坐轎 的 , 挑 擔 的 , 亚 者卒手 走 路 的 都 现 着 披 勞不 挑 的

樣子 可是 , , 我們的, 立 刻 東 倒 女苦力們呢 西 歪 地 坐了下 ? 她們 來 , 總是站着 買 的 買 東 , 四 吃 卽 使 , 汗 唉 珠 的 佈滿了她們 唉 聲 嗼 氣 ,

狣

個

進了 光 的 小 的 臉 小 上 B'I 他們的頭髮都沒有剪,而且梳了一 , 連蒼蠅都爬不上,上 鈴 .9 子響 但 她用自己的 動着 O 為丁 袖口擦一 瀢 间 個 左右前後都被他看完了。 插套白是界 下, 休息 兩三分鐘 後又繼

個很高很奇怪的髯,梳得亮光

緻着前

剪簪子,簪子上面 叉有 無數

,

他

的

眼

睛時時注意這 奇異 的相 指,她 的

「吸,冰、 我發現了一 件美術品。一子中從轎子裏出來,第一 何

就是這樣對我說 O

P 我 早知道了 , 你對於美術品發生了某種情感嗎?」 我笑着

回答他,他也笑了。

抬

旭

ÜŲ

來

望

望

的

O

我

很

難

要

,

跳

然

找

涉

11

路

,

'nĴ

是

語子

115

然

Æ.

我

在 馬 路 上 工 作 的 最 天 多數 是 婚 女 n 伽 們 挖 士: , 檢 石 -1-, 挑 上 ,

路 , 够 個 人 都 是很 有 精 响 地 I 作 41 • 抻 們 看 見 北 們 走 過) 11. 築 45

勞 的 動 後 的 面 , , ilii 丽 自 且 己 將 呢 11 ? 和 慚 姚們比 忱 死了 較起 , 應該 來, 彼 舶 她 們 III 打 是 倒 JiV. 1 的 M O 想 相时 附 到 奾 般 們 , 奾 濵 們 樣 是 努

們 還 不 是 和 以 前 樣 W 跑 路 ?

力

開

墾

山

地

修

築

馬

路

,

到

將

水汽

,車通了

時

2

亭

窳

的

都

是

有

鋖

的

人

,

则

據 説 道。 的 女告 力每年除了穿吃外還 可赚到二百以 主 三百 餘 ブロ ,

姚們 的 0 這不 的 服 装有 但 成了 胪 她們 妴 的 的 很 裝 漂 飾 亮 , , 企 ini H 牙 **尚是幾乎每** 也 是 這 果 ľij 特 人 有 都 现 有 象 , O Æ 少有 何 個 ÎĠĠ 男 個

丽 的 人 無論貧富 , 眞 金的 , , 也都 不過像燒給 喜歡裝上幾 死 人用的錫箔 顆 金 牙 , 自 般 然 , , 有 在 牙 此 大 图 半 Ŀ 面 都 迩 不 上 是 地 屑 個

已

O

時 倚 候 流 男子 她們 , 什 生活 胚 和丈夫完全立在平 聘 心腔 , 和 有時還要幫助男子 嫁妝 都不需要 等的地位 。只要送給她 , 0 養活自 經濟當然獨立的 己的 ___ 條 孩子 扃 擔 就 , , 她 夠了 們 妣 不 出 O.

嫁

的

但不

不過 任 妣 別人 們 中 怎樣 間 , 談論 有些長 圳 得美麗的 或者 取笑 , . ر 自然更 姚總 是 īij. 以脈 這樣 大方而 到些意 义男敢 外的 工 貧 地 做 ,

,

吃穿 着自 己 , 她 的匀 心們是獨 I 作 , <u>J</u>I. 不 理 的 人 賝 , 他 眞 們 īE. 也不咒罵 的 生產 者 他 們 , 神聖 0 以 一勞動 强 壯 的 的 女苦 勞 力 力 ! 换 収 F 己 的

有 趣的離婚

已 經 有點疲倦了 在 個 暖 和 的下午, 很想休息一下, 我 和 陳女士到湖邦去參觀。本 可是這裏招 待 我們的郭 來跑丁十里路

,

君

很

與恋

: ,

抴 訛 我們到外 面走走吧,今天是趕集的 日子 各鄉來的 人 很 3 ,

街上熱鬧得很 0

好 ,去吧 o L

我不好辜負 他的 意 思 ,立刻放下茶杯, 就隨着他, 選有陳, 同

走 到 街上 O

在 平 時 , 這的確是 一條冷清清的街,舖子只有四十多家 , 而且都

是 破 舊 的 , 在 裏面能夠買 到的 東西也只能限於 「鄉下人」 的需要

0

II).

,

是 一个 天· 大不 间 1 • 街上 擠 滿 丁戴 斗 笠穿 草鞋 或者 赤着 脚 的 男 人 女 人

我們要費很大的 力, 才能 從他 們的陣營裏冲出 來 他們挑了各種各樣的農產品

來出賣

,毎

個

人

都

是

很忙

地

在

做着

交易;

『喂,郭先生,站住,站住,我有話和你談。』

突然從人叢 中走 來 個 跑 得 氣 "哈哈 的 年 約三 十餘 滅的 女人

0

『什麼事情?』郭君問。

我們都站住了。

了 ,他十元錢 關於 北 , 和我丈夫離婚的 現 在 應該 還 他 o 事 不過借他的 , 已經由: 你們批准丁,但是 是大洋 , ilii 我现 在 我從前用 因了 躺

哈

٥

他

•

不

他們

爲

樣大笑,鄭君

困 , 只能還他十塊小洋 哈 哈 們都 大笑起來了 ;你 訛 可以 我

嗎?! 備 行麼這

連忙 間譯給 我 聽 9

那 歴 你怎麽 回答姚呢?」我問

我 。回答她 , 最 好還他大洋 英萬 辦不到 , 小洋也可以的 4 不過

郭君

o

要好 好地 和 他說明 ((

就這樣 ,那女人認爲已經得到丁圓滿答覆 ,很高與地走開 10

這樣稀罕的事我還是第一次見到 0 無論 在 目 前中國 的 那 個階 級

裹的 里 的 女人 人 們 , , 如 不但不需要什麼贍養費 果 離 婚 , 總是 男的給贍養費 2 連用了幾塊錢都要還清 或者 離 婚費給 女人 的 , 與不愧 ; 丽 這

一個獨立的女性。」我很快活地對郭君說

0

最 有 趣的是借大洋還小 洋的 語 , 跳 然相 差很 小, 但 她 却認

爲

是

個嚴 重 得 不 得 T 的 問 題 , 所以 特 來一請 示し 0 ے 陳 业。 插 進 來微 笑

説。

的 確 , 這里的· 女人是和別處特別不 同的 , 奾 們 不 但 自己 的生

活由自己負 擔 ,而且 大年還要負擔家庭 O 離婚 . 都是 由 女 方提 出 渁

的 沒 有 能 力或 者 奵 吃帽 做 的 丈 夫 , 時時 都擔 心妻子提 出 路性 狱 O

|郭哉。

『那麼,每個男子都要起恐慌了。」我笑着說

當然曜 2 他們有些還靠着妻子來養活自己 的 , 更是戰戰兢兢地

1 <u>___</u>

生怕失掉了她。」

『這倒不愧為一個女兒國!』大家都笑了

o

郭繼續地說着關於離婚方面的話 , 因為我們已走到了煤山,所以

訊 題隨即又轉了方向 ¢

挑煤炭的小姑娘

從街上走到煤山 ,雖然只有一里路光景,可是因了山路 大健,走

到 年途,腿已酸軟得再不能前進了

『休息一下吧 , 沒有爬過 山的 , 初次走這樣的路 , 質在太吃力

11 看 比 我 的 疲 乏來了 5 他 要 我 休息 3 我 反 而 不 好 思 停 **4**E , 只

得提起精神拚命地往上爬。

不要休息 , 我們 要一 直 跑到目 的 地 , 她 們 挑 着這 跃 Ħ

的煤還能

派 跑下來 , 爲什 麼我們跑 空路 的 反 丽 不及 她們 呢? 太 俪 加 1 !

共 質 那 時 我 心 11/2 比 訛 的 湿 要 雛 過 , 澎 要 斪 愧 o

蓬 到 目 的 地 T 有 + 多 個 1 五六歲的 小 姑 娘 在 那 里 쑠 候 過 秤

,

她

們 IIII 夏 何 收買 人 的 煤 簸箕裹裝滿 的 鈛 , 11 的 1 大 不 得了 塊 的 煤 , 但 , 丰 他 很從 持 秤 容 桿 的 • 任站 人 M 在 旁邊等候 要 記 3 少 的 N 有 , 多

少 , 他 11 是 這 般 不 能 不忙 地 叫 着 某 人 多少斤 , 小 洋 幾 角 , 銅 板 幾 枚 0

爲 什 麽不多設幾處 天 秤 呢 ? 死 得 则 們 大 家 等 候 躭 誤 1 許 多 胩

間 0 我

説

這 是給她們一 個 休息 的 機

曾

,

要不

是在這兒停

F

她們整天

是過的跑路生活 0

都

漷 的 囘 答 , 我 才恍然覺悟到我發出來的是愚問

0

煤 很 便宜 , 毎 百斤只需 小洋. 南 毛 . 丽 她 們 挑 到 城 क्त 去賣

,每

百斤

äŢ 得 小洋 :六毛 , 毎 天 以 挑 四 次 計 算 词 臁 得 小 洋 + 六毛 , 合 當 地 的 時

價恰恰一元大 洋 0 道 種 生活雖然太苦,但 比 較大都 īħī 裏 日夜 蛇 伏 7E 機

器旁邊流 着血汗工 作 , 每天至 多得三四 毛錢的勞動 人 來 , 她 們 却 É

由適意多 了 O 滟 訳 有 تالا 一體力强 健 m 叉負 担 繁重 的 娇 女,、 她 們 4 天 也 有

挑

兩

完 以 、

上的

煤

的

0

歪

於她

們自己家裏煮飯

, 很

少

用煤

因

寫

這裏的

柴館 值 是 「取之無禁 ,用之不 竭 的

有 個 十二歲 的 女 小 孩 子 , 她 也裝好了滿滿的 0 担 煤在等候着過

秤 , 我 走去將担 子放 在 肩 上. _-試 , 不得了 , 剛 放上 去 , 兩 肩 就 揃 旭

來 , 我連忙放下 來 很 慚 饱 业 訛

^一太不行了, 我 道 麼 大 的生 個 人 爲 什 废不

奾 們 通 通笑 起 來了, 尤其 是那 位 小 姑 娘笑得 及這 起勁 位 小 姑 不 娘 錯 呢 ? bh 是 應

,

,

所語 傲 的 , 妣 北 我 們 每個 人 都 要强 , H 國 今日 的男女學 生 , 這 11 沒有

該

用 的 有 開階 級的 知 뺾 份子 , 文不能 做 錄 事 , 武 不能 做 挑 夫 的 人 , 都 應

該倉 敬 圳 們 , 欽 佩 卿 們 0

本 來 我 的 目 的 是 要 去煤坑裏 去 念 觀 BJ , 但 因 爲 水 太深 , 裹 间 叉連

裏彎 裏 上 豆. 间 大 , 他 着 挖 的 煤 燈 們 腰 的 光 挑 的 都沒有 動 出 人 自 作 來 放 然 很 快 在 很 , 3 門 他 , 們 口 , 但連 毎 都 , 不赞 個 輸 人 立. 到響 成我 刻 都 就 是 , 氣喘 進 有 口 去 的 人 喘 ,只 却 來 核 只 地 在客 有 去 汗 流 倒 ___ 滿 11 個 口 望了 過 III , 他 秤 O 好 毎 的 將 幾 那 煤 次 分 從 我 姚 鐘

從黑漆 鷄 亮 , 地 我 在 彩 Ŀ 很 漆 掤 的 想 的 深坑 滿 給 右 他 Ţ 裏走出 邊 們 酒 照 用 線 個 晒 席搭了 來的「黒人」 香 相 招 硘 做 竹 紀 .__ 個三 念 鏠 , 一角式 只 紙 但 和 有 可 蠟 惜 耐 的 隻眼 燭 棚 照 等 相 , 等 睛 機 放 没 據 有 出 個 像 訛 小 帶 伙 他 基 去 計 光 們 41 IE 般 在 黒 看 平 宰 初 的 到 地 洞

鶏 來請 + Ħ. 菩薩 败 者 什 , 每次以 麼 告 薩 鷄血塗在窰 生 日 , 尤 其 口 是 , 打 藉 常 以 网 避 電 那 不 好 的 天 氣 , 就要買

,

•

•

,

肉

買

着回答我。

陳看 州們過 秤看得出了神 我 更由挖煤的人面 聯想到石炭王裏面

所寫的一幕幕來。要不是郭君催促我們快點去吃飯,我們還不知要停

留多少時候呢。

至公里位即公

小土豪

我與不相信在東橫還能見到這樣的房子。

這是出乎我意外的高與,當淑荣引我走進一座雅潔的

小洋樓時

>

『喝,怎麼有這麼好的房子?』

這要感激這位房子的主人土豪劣种 о (**姚帶着滑稽的口吻微笑**

呵呵 , 原 來 是土豪劣納的 , 鮓 怪 這麼漂亮

!

雖 然 訛 漂亮 , 其實拿 上海的洋 房子 此 起來 , 這 只 能 725. [1] 做 破 存 不堪

的 順 所看 待丁。 這 房子 雖然有 丽屑 ,建築的 形式有 上寫滿了 點歐 各種 化 , 各樣的標 ij 是 過了

軍

除

的

破壞

,

門和窗

戶欄杆

等通通沒有了

,

壁

語 , 淑榮 來到 時才 做 1 兩扇房門 , 可 是窗 戶仍然沒有 , 只 用 兩 强 大紙

糊 上 那 個 大 笳 隧 0

這 怎麼能通空氣呢?」 當淑帶我不 到 她給我預備的 房子 去 時 , 我

進 門 就大叫了起來,原來漂亮的房子只 是 一個編花 枕頭 o

淵 ,你還嫌牠不通空氣 , 這 樣 好的 房子在 這 小地 方是 我不 出第

二家的

,

你不要輕視牠,

與正不通空氣

,

沒有

光線

, 缩

人們

住

(Y)

房子

你 看了 定會 嚇 死 呢 0

聽 T 淑 的 話 我只 能 伸 伸 舌 頭 , 不 由 得 我不 滿 意 , 連忙 將 舖 盃

堆 在

床 板上。

這 樣 四 壁窟條的屋子, 就是 一我暫時的 家 , ¥ 而他們在 人家為我借

了雨 -條 発水 否 則進門就只 得罰 工 正 o

第 次看 見 那 個 兩 隻眼 晴死 死 进 釘住 我看 的 婦人 ,

她

微笑着

向淑

呼, 淑告訴了她我今天才從漳州 來

這女人是誰?』 我有點奇怪淑

和她講

話的

神氣怪親熱似的

o

招

一就 老婆 0

是房子的主人 ,土豪劣紳的

她的 丈夫呢?

『躲到廈門去了,還沒有囘來。』

『她還有財産嗎?』

『沒有了,她的田通通拿來分給農民了, 別的東西

吃飯 ,因此她近來的生活一天天陷於窮困了 0

現在她真可憐,一

個十歲的女孩子天天挑煤

ゥ 耐

個男孩

义太

少了

。 具 點

也

沒有

『這是土聚劣紳應有的結果。』

一则 ,這就是姚最 小的兒子 , 你 看 他的 面貌多凶 多蓝 ,兩個 大眼

睛 像老虎眼 一般那 種 愚蠢呆 板的 表 情 ,又像猪一 般令人 討 厭 0

聽 了 淑 的 介紹,我再 仔細地 觀察 站在 我旁邊的小 土豪 的的 確 他 的

兩

隻眼睛特別大

,

簡直像牛

眼

一般

,

可是從眼裏射出來的光是

死灰

立正 的 了!」「你不要站在 , 回答 遲 滯的,愚蠢而令人討厭的。淑又告訴 , 而 且. 特 別有精 這裏!」「是 神 Q 北 ! 方問: 他 他:「你吃過飯沒有?」 的 語氣和態度完全 我無論誰問他什麼他總要 一像士 一「吃過 块 對 待

上級官長一般

,與有

趣

味

o

介一 不到 招 待 你走 毎天 兩三分鐘叉走進來了 , 他 吧!丁 一總要望着我 他都要來我們的房子裏玩 , 他是不 們垂涎,於是 計 較的 ,有時朋友來了,我們買 我們漸漸地由給 , 聽 1 我 們的 話 他糖 馬 上 打發 跑 出 點花 去 他 走 **)** . 生米 可 而

是

命

越,狠狠地望我們一下就走開了,於是從此我們常常用這個方法來趕 這小土聚與討脈 ! 只 要我 們說 這麼一句 話 , 他 腻 上 就 趉 反

走他,可憐他受了父親的影響,到現在來忍受這些侮辱

打靶 **榆路一響他就叫了**

拍 ・し他 有一天王君在樓上練習 面叫・ 面 和 另 個七 , 八歲的 孩子走上 樓 來 0 起來,「拍 Œ 君 毎 放

「不害怕。」

枪,他叫一磬,等到五顆子彈完了,我問他:「

他放槍你害怕不?」

「爲什麽?」

「不爲什麼。」

「你說放槍 好不好?

「不好 0

「爲什麼不好?」

,

羃

多

着

一你 説 好り我 説不 好 0

写爲 什麽 你要說不好?」

「不知道 ,我只曉得放槍不好。L

這囘答令我好笑而

叉

好

氣

ij

惜

話

是出

之於

他

個

没

人

注意

丽 大家 討脈 他 的 小土豪 口中 ,如果是蕭伯納 說的 , 又要為他大登 非 報

紙 刊 物了

他 會說好幾句普通 話 , 這是使我很惭愧的 ,我來 到道里 已經 個

月了 o 本 地 話 旬 也 説 不 好 , 我 和 他 母 親講 話 , 好 幾 次 是 他 常翻

, 慢慢 地 我 不 大 討脈 他了 , 爲 的 每次 我 從 外邊 [巴] 來, 他 縋 親 埶 地 叶

:「小姐,你囘來丁!」 有時我故意用本地話問他: 「你吃飽 了沒

有?

「我吃過了

,

普通話

o 你吃過了沒有?」 想不到他回答我的是一

小石子向 空中抛 ,有時大聲叫着「開槍,拍拍拍 0

他不大出外邊玩,也許

是怕別的孩子叫小土豪,整天在院子裹用

鋒! 殺 是 殺 個 ! 殺 春天的正午 的聲音。 , 我躺在床上睡午覺 我以為有些小孩子在練習兵操 ,忽然聽到樓下叫

!

!

٠,

連忙爬

一衡

起來去看,原來只有小土豪一 , 自開

個人在那里自發命令,自吹號

槍……

喂,你幹什麼?」

口流利:

的

有

「打仗,」他立刻回答我。

「和誰打?」

「和敵人。」

「是我。」

這又是多麽幽默,他在自己打自己!

好咸 人 , 的感情是由 記得有一次我和淑到她園裏扯了兩個大蘿蔔來, 思想支配着 的 , 我們對於小土豪還有他 的 也不告訴 母: 親 總 没

架 妣 ٠, • m 每次都罵得老太婆眼淚雙流 且說有什麼關係呢 ? **她和同屋的一位很窮苦的老太婆常常** ,自然我們是同情老太婆而憎恨土豪 心

報 具,鷄、鴨、兔、狗的屎到處都是。在五年前是一個堂堂乎威風稟凜 的老婆的,她的堂屋裹擺滿了金漆的數十年代的牌位,掛滿了金匾提 , 可是在這些東西的上面佈滿了蜘蛛網 , 堂屋襄堆滿了破爛的家

的土豪,而今只落得家破人離,不堪 同首 呵 ,這是時代的演變

う道

是他們應有的命運 0

九三三,五,十三夜。

別矣可愛的孩子們

今天真的和可愛的孩子們告別了!

當我去平權女校上「最後一課」時,在路上感到一 種說 不出的波

七

八

糟

iij

調

子

,

還

有

個

穿

格

·子

花

布

的

躺

在

窗

檽

上

休

息

>

唱

歌

的

那

位

凉 0 借 别 的 儶 緒 > 開 始 鑽 進 7 我 Hj. 腦 海 , __ 步 步 走 , 步 步 想 着 今天

我 去 說 什 麽 話 呢 4

完全 是六 月 的 天 氣 , 個 多月來 沒 有 遇 到 像 今天 般 的 晴 天 ,

火

紅 的 太陽 照 得 毎 ___ 根 草 • 毎 片 横葉 都 疲 倦 得 要 腄 , 小 小 的 石 頭 幾 平

被 魔 得要 跳 旭 來 1 o

走 進 學校 1 , 孩子 們在樓上 有的懶洋 洋 :地讀書 ,有: 的 裏 咖 着 亂

望 到 T 我 連忙 喚 醒 1 躺 着 的 那 位 • 我 故 意 假 裝沒 有 看 見 的 走進 禮 堂 ,

原 來 那 位 老先 生 也 躺 狂 椅 子 上 打 盹

0

唉 , 這 那 里 像 個 學校 呢 ?

問 ___ 位 我 低 ille. 年. 果 級 想 的 着 · 有點 廚 生 不 一校 高 長 與旭 那 里 來 去了 ر ---? īſī 跑 進 教務室 也不 見一

他 囘 答 • 不 知 道 0

的 江 學生 刻 我 囘 頭 跑 到 Ħ. 年 級 教 室 找 到 個 和

我

北

赛

咋

追

我

故

意

輸

給

她

兩

次

,

告訴

她

F

課

的

時

候

到

1

,

可

是

三分鐘還

不

到

,教室

裹已

經 坐 游 T Ħi 生 , 像 45 H 般 0 但 是奇 怪 , 她 們竟 没 有 個 揮 扇 , 也 沒

樣子 有 個 , 我 打 啊 倒 欠 有 的 點 替 , 她 雖 然 們 着 條 急 発擠 , 因 上五六 爲 自己 個 正 在 人 也 流 沒 着 有 豆大 看 見 的 汗 她 們 珠 現 呢 出 0 熱的

往: 常 點 名 我 總 要注 意 毎 個 人 的 愐 孔 , 由 她 們 磬 塾 清 脆 的 答 到

#

>

你

可以

知道

誰是勇敢

的

,

誰

是嬌

滴

滴

的

,

可是今天我只

是機

城地

愍

個

人

,

點 着 名 而 不 敢 抬 頭 望 她 門 T , 濵 是 什 歴 原故 呢 ?

我 业 不 知 怎 的 由 嘴裏發出 來 今天 是最 後 --4 次 的課了!」 這 炼

句 , 頓 時 姗 們 都 腁 着 兩隻大 眼 睛望 戕 , 她 們以 爲 我 說了 要走 的 話 , -

星 期 過去了 還是 沒 有 動 身 , 以 寫 定走 不 成了 , 誰 知 突 如

其

來的

消

息

真的要走了呢?

勉强 講了 نالل 關 於 學校 改革 的 話 , 輪 到怎樣才能 做 個 健 全 的 女 性道

講 題 裐 , 我 又不知要 一說什麼 好了 n 幸 而 好 , 終於 Æ. 四 -分 鐘 內 , 浌 把

這題 目 講 完了 • 附 帶 報 告些 上海 的 男女 一學生 那 種 不 水質 學只 在 裝 飾 上

用 功 夫以 及 摩登 女郎 穿 雙絲 徳 要 幾 + 元 , 件 漂亮 衣 裳 要 數 百 元

只 金 鋼 辩 的 戒 指要數 千元乃至 数 萬元 **و** ـــــ 瓶香 水精需 要百 餘元 時,

有聽 看 妣 們 到 見過 奾 都 們 駭 這樣驚人的 那 得 種 吐 出 搖 頭 否 縚 頭 報告 眉 來 以 , 及 則 , 人滿堂的 我 則 唯恐 则 的 切切切 奾 聲 們 音 誤會 私 , 由 譜 我在誇贊 毎 的 表 個 情 人 的 , 如們 知道 哨 裏 的 妣 發 富麗 們從 出 來. 來沒 , , 於 我

是我從從容容地解釋說:

們 是不 丁 也在 這些寄生階 生産 妣 被我們打倒 們 豆 消 的 級 費的 切享 的 之列 小老 寄 受 生 婆 , 凝 0 都 我們辛辛苦苦用勞力換來的 , 是 illi 我 軍 且 | 関官僚 們 是 勞 值 動 接 者 剝削 的 玩 用 物 Mil 我 汗 們 , 來 我們要認清她們 的 供 胍 代價 給 迫 的 習 級 , , 只 她 , 是 因 們 裝飾 是我 此 不 她 但.

們

的

敵

人

,

是

我

們

要

打

倒

的

對

象

0

哈

哈

哈

,

妣

們

都

大

笑了

0 -

對 的 , 铧 的 ,這些東西是該 打倒 的 0 _

烈 地 好 像 個 狮 四 年 們 那般 級的 寄 學生這樣大路叫了 生 階 級 贞 的 被 我 們 旭 來 打 倒 , T 隨 似 Éli 大家都 的 0 點頭

,

與高

下 課 T 9 接 着 是 姗 們 果 行 歡 送 會

這

玩

薮

,

我

實

Æ

不

뗐

意

再

看

到

T

,

記

得

第

次

來

這

個

學

校

時

,

她

們 曾 開 過 ---a 次 歡 迎 會 , 現在 又是 什麼歡送 , 眞太 め 麻 , 我 旣 不 是旗國

要 人 , 叉不 是名人 學者 有 什 麽 値 得歡 迎 歡 送呢 ? 我 生 平 討脈 這, 此 虚

僞 的 無 謂 的 禮 節 • 然 而 毎 次 都 被 强迫 舉行 1

的 核 子、 無 隊 論 伍 如 # 何 時 也 逃不 , 我 有 出 點 姚 感 們 到 的 像 包 失了 圍 , 知覺似 當 我 擠 在 的 0 校 百 長 七 夫人 + 多 遞 個 給 活 我 潑 天 杯 灰

茶中 茶 , 我接着 放 了 蜜 糖 一口就喝完丁, 般 的 刮 • 欽 雖然 後的清涼 是和 平 و. 有 日 如 般的 北平 茶,但 的刨 冰 我 o 浌 好像嘗到了 再 想

杯 胙 , 间 司 儀 的 已在 叫 音 請 割 先生訓話 1 0

鼓 青 勇 旅 走 工工 膻 台 ٠, 间 姚 們 行 1 深 深 的 鞠 躬 醴 , 然 後 開 始 我 的

副 別 颮 言 0

照 例 說丁些自己 抱歉與勉勵她們的話 , 也許是 我的 心理在作怪

驷 , 我總覺得 妣 們 何 個 人 都 用 留 癥 和 惜 別 的 眼光在 釘 住 我 , 迎 AL. 族 的

年級生都 沒有 华 點 聲 息 世 静鵝 我 的 說話 , 我 忽然 誰 過 超 來 1

一小 頸 貿 們 , 我 還沒 有 和 你 們 開 始 玩 , 現 在 又要遠 別 你們

湯

第

我

不

议

望

処

,

因

爲

當

奾

説

第

旬

話

11.1

我

聪

出

她

的

蚪

音

在

M

鋤

ク我

審

怕

遥 何 話 訛 出之後 高高 年 級 的 都 低 1 頭 來 , 有 兩 位 的 服晴 裏流 動 着

品 些 的 淚 珠 • 我 不 孜 多 説 2 連 作. 講 1 幾句 理 智 的 話 走 下 台 亦 ٠ 间

学.

學生答解。

郺

過

後

,

我

才

稍

稍

恢

復

當

划

0

司儀的又在報告了。

天 1 誰 知 道 致 一答解 的复 就 是 那 位眼睛裏流 勈 着 HH 丛 的 淚 珠 底 妣 呢 ?

她 在 台 上 掉 下: 淚 邲 , 我 望 着 我 手 W. 的 現代 2 叉 随 便 翻 開 1 頁 , 可 是

字 跡 不 到 服 寒來, 而台上 一的際 音 却 傳 進了 我 的 4 朵 o

我 們正在 感激謝先 生這樣熱心教育 我 們 , 愛護 我們時 , 忽 然 她

們 要 走了 , 勉勵 ! 我 我 們 們 外 除 了 , 我還代表全校師生祝謝先生 傷 心 地 請 求 如山 不 抛 乘 我 們 , 健康 常 和 の派割 找 們 通 先生 信 , 前途 訓

明 , 遠大!

還好 ,她紅着眼睛走了 下 來っ我暗 地 裹慶幸皉沒有 掉 淚 0

為了 怕姚們一大羣送我 ,我特意坐在椅子上 不 動 然而 奾 們 都 圍

住了我,沒法只好走了 0

擠 , 擠 , 擠 , 加 們都擠 上前 來和 我並肩 走着 , 我 想找 幾句 ili ili 對 她

們說 , 什 麼 都 没 有 , 就 這 樣大家 停住 默默 地 像 送 ~喪似的 走了 '很遠的 路 , 終

於

因了我

的

経解

拒

絕

,

她

們

都

脚

向

我

行

醴

0

光

導

我

2

T

兒

,

是

3

胚

天

贞

im

美

麗

喲

Ţ

我

叉憶

逃了

那天

為了

消

严

時

光

丽

和

她

們

打

球

的

幕

來

Q 农

用

兩

張

单 見し

元 你珍重!」

幕 別劇。 就這樣閉幕了。

答的 吃草 次 膠 批 海 姿態 評 中 , 走 她們 和三 進了 充 滿 充滿 個錢買 深遂 的 1 日記 1111 們 的 紅 一青菜 要姚 的 111 霞的 影 林 們不 子 • , 蘋 विष 我像 , 過錢買 盘記 果 可 般 是 隻失 نالا 的 她 豆芽 臉 小 們 狗 翠 的 個 打 的 瑣 架 业 孤 猝 雁 , 不 水 帳 在 感 牛在 時 到寂 我 的 , 溪裏 身邊 奾 窦 們 的打 洗澡 が憶 悲哀 那 種 含羞 起 , ,

小

猪

答

1

兩

我

的

呢 ?

我

,

除了

在回憶·

中

領

略

你

們給

與

找

的匀

快

樂

和

安

慰

外

,

我

澴

能

說

ग्रां

什

麼

別了

,

可

変

的

孩

子

們

,

現

在

其

的

遠

别

你

們

1

1

消

逝了

Ħ

年

歡

笑

的

談

,

姚

們

要

團結

起

來

打

倒

我

的

मि

笑而

叉勇敢

的

精

神

•

是多

逐有

趣

nal

!

蚁

主

說

25

打

辟 不 J 高 \mathcal{H} 死 (IE ÌΞ 個 , Game É 有 最 不 點 打了 後 平 走 的 語 得 方桌 最 來 , 怕 都 好 , 及 個 搭 的 是 奾 到 汗 成 , Mi 流 的 败 看 球桌上 他 到 滿 , 她 世. 最 间 失敗 發球 氣喘喘 後三 一我開始 1 年 , 我 級 地 M 就 和 好 時 個 似 她 知 們比賽 逍 男 衝 妣 們 生 企 她 的 不 大 的 服 約 戰 木 , 只 士 事. 何 , 有 , , 說 九 個 我 مسيه 我 蔟 開 都 連 是 , 和 始 被 帝 絶 見 我 她

打

败

1

她

秋天的落葉

從昨天起,我才相信現在與的是秋天

從 昨天 ,我才相信現在與的是秋天了!

薬 , 是 和 上 由 午十 破 窗 門上 點 鐘 掉下 , 我 下丁課 來的 石 灰 민 到 塵 寢室 埃 0 ,只 風 見床上鋪滿了梧桐子 , 怒號 着 , 黄葉不 斷 1111 溶 派

丁進來。

——好凉快呀!

我並不生氣,要是平日看見一

房子 太 售 , 粉 刷 的 I 人 太 粮 糕 ,不該 弄些 石 灰 在 窗 卢 上 , ini 且. 叉只 是

床上

這樣多的

灰廛

,我

定要埋怨

疽

雄雄 的。 層 晒 乾了 老是 塊 塘 地 掉下 來 Ó 但 我 今天不埋怨 房子 , 也

不埋 我 歡 怨 迎 粉 地 刷 9 輕 房子的工人 輕 地 用 鷄 , 毛带 拟 只 掃 去了 是感 石 到 愉快。因為 灰 和 厭 埃 , 秋 來到 챪 出 我的 J 淡黄 房間 的

子 , 和 枯 娄了 的 不 知 名 的 落 薬 O

啊 , 原 亦 地 上 全員 的 菜子 此 床 上 更多 , 要不 是有

床

和

桌子

,

椅

擺着 這 簡 默 直 默 成 1 落葉 滴滴 戕 坐计 的 着 樹 清 林 的 天空微微地笑了 我笑 逭 可愛

1

站着

,

地

站

着

,

朗

,

,

的 秋 已來 到了 大 地 , 來 到了 我 的 房 間 , 更 來 到了 我 的 心 裹 0 我 要 款 迎

地 , 譲 猛 烈 的 風 將 切 洛 薬 , 吹 進 我 的 房子 , 鋪 在 我 的 床 上 , 40 是 天

涯 的 腻 玥 者 > 任 秋 風 吹 到 那里便 落 到 那里 , 沒有 歸宿 , 沒有 人 多 , 我

同

情

地

,

我

爱牠

,

落葉

呀

,

通通飛進我的房間

來吧

,

這是

你

們

的歸

]

梧桐

宿地ヶ道是你們的天堂。

我 張 開 兩臂等待落葉 到 來, 我要歡迎牠, 更 ~要從 風那裏搶過來握

在 手 裹 , 輕 輕 地 撫 摸 牠 , 追 悼 牠 已 逝的 靑 春 , 曾 經被 切人赞: 美過

追求過、愛慕過的青春。

下 午 特 和莊 都來到 我的 房間 O 我告訴他們上午下課囘來看 到房子

裹 的 景象 0 特望着 我只是笑了一 笑 京旗 說 • 多 遊藝術 呀 ! 你 應該 不

討脈の」

『自然,我喜歡落葉進來,但不高與灰塵。』

要這樣才有意思 ر ك 排 又說 • 『光只落葉 ,未免太單調了 人

生是 複 雜 的 , 什 麼都 不 可缺 少

我觉 得 湄. 話 也 有 淡 分 對 , 在 Q 现 耐: 會災 , 到

要掉在 烟霧 迷漫 你的 , 桌上 到 處 都 床 是 上, 黑 沉 有 沉 什 地 麼方 像 鬼 法 域 म् 以 般 拒 , 絕地 你 。處 不 芸 呢 祁 歡 是 灰庭 灰 原 , <u>n</u>j 到 是 處

,

?

我 爱 秋 天 秋 夜 的 月亮 是 格 外美 麗的 , 多 情 的 , 這 此 誰 都 细 道 ,

但 找 変 的 除 1 月 亮 外 , 還 有 秋 雨 和 秋 風 0

許多 人說 秋天最容 易惹起 人 的 煩惱 , 傷 感 ,所以· 古今的 詞 人 墨

客 反 , , 都 我覺 是 在 得 秋 秋天 天 大發牢 是 ___ 年中 騒 , 搖 最快樂最美 頭擺 尾 鳴 呼噫 麗的 季節 嘻 3 舞 , 無論 弄雏 站 墨 在 , 我 氣 俠 恰 恰 * 景 相

,

都

是

411

個

象 情 威各方面講都是調 和的 ,完美的 ,我爱秋 , 我更愛隨風飄舞的

秋天的落葉!

秋之晨

大約是五點鐘的時候,我被一 陣犬吠蜂驚醒 , 再 也睡不着了

淡淡

ÚÍ

月光

射在

找

的

房子裏

,

脥

出水銀

一般

的

世

界

O

天空是淺藍

的 , 沒 有星 星 O 也 許 有 , 但 是 睜 開 着 朦朧 服 腈 的 我 沒 有看 到而 巴

奇怪 3 勞動者的號音和 每次 打開 眼睛 就 看見牠 向 我點頭 的綠樹忽然沒

有了,這時我才猛然地意識到我已搬家。

這 是一 所新 建的三樓宿 含っ 從工 **友們開始** 打 地基 旭 , 直 到 一整個

鐘 的 樓房完一 的 胩 候 工 3 爲 他 們 址: 就 , 我 旭 來 都 親 , 搬 眼 的 看 搬 到 他 磚 們 2 砍 -|-的 餘 砍 個 木 男 頭 女 , 鋸 的匀 工 的 作 鋸 板 , 够 • 夹 小 伙 Ħ,

焼 柴 吵 的 醒 太 火 晚 T 浅稀 , , 心 或 者 飯 裏 有 因 點 1 各 埋 失 種 怨 眠 各 他 剛 樣 剛 們 在 的 旭 路 的 hid 點 音 太 早 鐘 都 左 起了 • 右 但 闭 • 有 想 上 到 服 時 我 睛 他 們 因 2 不 寫 是 改 在 卷子 幹 P 叉 件 被 晚 他 Ŀ 偉 大 們 HF.

的工程,自己反而惭愧起來。

後 , 八 他 個 們 人 的 有 生 時 活 是 九 苦 個 顽 到 者 址 不 -1-崩 個 苦 人 都 的 圍 地 步了 在 我 房子 ! 旁邊 早 展 的 小 伙 地 計 上 晰 採 好了 皿 哈 稀 쨅 飯 地

乾 吃 飯 着 , , 但 他 們 也 燗 下 得 稀 和 飯 稀 的 只 飯 有 般 华 , 小 菜 碗 生 是 用 T 提 湯 水 • 用 用 鹽 的 炒 洋 過 鐵 的 桶 黄 盛 着 豆 子 , 我 O 4 親 飯 服 是 看

點

計

替他們高與,我覺得費了他們三個多月的苦心苦力建築成的房屋 見 很多。有一 過 Ħ. 六次 天我 ,他們 去查寢室,他 毎 次吃的 都 們忽然 是粉條 燒 在二樓的 豆腐 , 有 新 時還 房子裏吃飯了 夾雜 些酸 我 菜 一定 , 湯 很

要給他們住些時才對。

nuod no. 』(譯音,吃飯了沒有?)其中有 一位微笑着

問我。

『mo』(沒有)

我也笑了一笑,想要多說 一句什麽話,但是說不出來,因為 他們

只懂廈門話 掬 旭 熱氣 騰騰的 O 我被 菜來看 種 一好奇 ,天,又是 心驅 使 , 稲水 連忙 走 • 近 他們的 不,現在應該說一桶湯 皴 稲旁邊用 勺 子

想告訴 T 0 他 裏面的菜仍然是豆腐和酸菜, 們為 什 麼不湯菜分開來煮 , 但 但加了猪血和幾塊大肥肉 隨 削 自己 心 狈 打 1 下 嘴 0 我很 四

「分開粪?他們那裏有 時間?那裏有 碗盛菜?那裏像 你們 樣, 肉裹

還要放味精?」 姆好吧。」

(不好吃的意思) 他們用廈門話說着

0

『與艱苦!』

我只能惨然地說出這三個字 水 0

写是啦 ر ___ 這是他們全體 ÚJ 回答

0

雖然我是怎樣尊敬他們,喜歡和他們接近 瀢 時 我像 哑子 一般走下棋了

,

喧 制 握 , 我總 討 厭 , 因 爲 我太 不能 版事了 , 不 但 在 白天不能 改卷子 ,

ěp 使翻 下書 , 也 被 外 间 $H\overline{I}$ 常 音 誾 得 Mi 茄 2 因 此 我 天天 想 搬 豕 ,想了

個 多月 __ 面 到 昨 天 4 午才 主 到 Ħ 的 Q

醒

欢

了

,

我

赵

鋸 木 板 , 釘 木 頭 到 小 伙計 種寂 燒柴的 災凄涼 種 的 種 悲 略 音都沒有了,只遠 工 友們 砍 木 頭 速 搬 地 磚 胞 頭 到

荻

•

2

,

路路 鷄 啼聲 一大吠路 o

風 , 靜 止了 , 有 $\vec{\mathcal{H}}$ 扇 窗 戶 都 打 開 的 , 但 絲涼意· 也 没 有 ,

天

漸 地 由 淺藍 變成淺灰 , 由 淺灰 變成 M 肚 色丁

我 在 间憶 着 過 去 的 創 傷 , 心 UE 徽 有 地互 石壓着 我 不 能 呼 吸 , 我

咸 到 種莫名其妙的 煩 悶 o

快,到這裏來第一 已埋怨自己了 示 該 必搬來的 , 天就這樣受苦,這究竟是什 爲 什麽 在 那邊 我 毎天 19開眼 麼原 晴就 微呢?」 旭 身 , 現在 心 裹

從熱烘烘的被窩裹爬起來站在窗前望到

_

座座

的紅

黄

•

濫

白白

鄉

的 洋 樓 , 想 到 腄 化 洋 樓裏 面 的 那 些男 男女女這 時還沉 醉 在 計 美 的 脈

裹 , 但像 4: 馬一 般為他們終年 勞動 的工 一人們已開始 T 作了 ţ

齊 射 來, 呆呆 地 我才猛然地想 拈 着 , 皇着 旭 , • 直 時候不早了 到 望 到了 ,到了 無數 的 我工 ML 紅 作 的 的打 金 向我 肝 間 的 0 眼睛

什麽 煩 悶 剂 沒有 1 , 太陽 ,只有太陽能 温 暖 找 冰 沿 的 aIr , 能 燃燒

起我熊熊的火焰!

很

輕

我自

海 濱之夜

黑夜,我們三個· 人在軟鬆鬆的沙子上走着

風 並 各人懷着不 不大 可 同的 是 吹 心情 在 剛 從熱得像 , 静 育 地 蒸籠 向着海邊 般 的 ţ 小 有燈光的 屋子 跑 出 海邊 來 的 我 走 着 們 身 ,

Ŀ , 飾 直 有 說不 出的 凉 爽 ,舒暢 0

,

,

鈎新 月剛從東邊的 海底爬出來 , 光線 是這麼淡,淡得使人看

不出旗色來 ,要不是蕩漾在 海水 中的 月影 波光 給 我們看 到 的 話 ¢

漸漸地 走 到近 海水 的 淺灘 1 • 這 是剛 被潮 水 神 洗 過 的 沙 潍 , 延 北

剛才 走過的 要軟 , 要濕 O 風 , ___ 陣緊 丰 地 吹 來 , 潮 水 打 在 石 頭上 插

擊沙灘的聲音,是這麼洪大而雄壯,這使得我們大叫起來了

「太好了,太好了!」我, 特挺起胸膛 , 張開嗓 像 子大聲叫 小廊雀 着 一般一面 ,銘先生凝認 跳 M 视着海水不 唱着 Moon night 住地說 :

的歌曲。

我們是這樣快活 , 像判處了無期徒刑的囚犯忽然逃出獄來了

般 ر __ 切煩惱 , 悶 熱 , 都消去了 ,只是毫無牽掛地 投入了大自然的懷

抱裹 , 我們誰 也 不管 誰 , 慢慢地 踏着如綿般軟 的 納 沙 步 步 前 進 0

整個的 宇 宙 都浸 在靜 寂裏 , 如果沒有 風 序 和 海潮 的整盪路 , 你的

0

『不要走遠了吧,就在這里坐着看海。』直要懷疑你走進了死之國,而自己也變成了幽靈

不知是銘先生走得疲倦 ,還是沒有胆量 在 黑 暗 中 走 路 , 他 個 人

yi 住了

不, 我們還要前進 ر ---值 到有燈光的地方為止。」特 堅决地 說 0

一前 加 石頭太多 , 地 下 叉淵 , 很 難 走 ,横豎是海邊 , 那 里 湿 不

是

和 這 里 樣 0

『不!我們不管牠石頭不石頭 , 濕 不淵 ,總之我們一 定要 前

進

9

走 到那有燈光的地方為止。」

和 我們距離得遠了 燈光嗎?那 是一隻小船在海上行走,你瞧, , 這樣追 下 去, 烈 怕追 到 天亮也趕不 Ŀ 地 0 ___

我們越

一前進

,

地

越

倒 是 我 的 發現 , 訓 和了 兩人 的 衝突 , 就在 F 雕游泳池 不 遬 的地

方,三人一同坐下了

細 沙 Ŀ 是這般軟 得 可愛 ,好像坐在天鹅越般的地毯上一般 ,凉透

坐着 入骨 了,他是 的 波 味 一位老大哥 , 又像 走進 , 了水晶宫。 生怕弄髒了衣服或者濕氣侵害他 我 和特都躺 下了,只有銘 , 光生還 使 他腰 是

痛 ,因此無論如何他是不躺的

沒有聲音了 , 我們現在各人在享受各人的快樂,各人在幻着想各

人的將來

『假若有一個機會我能建築一座小房子在海濱 , 毎 天晚 Ŀ 我 同二

邊吸收新鮮的空氣,看美麗的太陽上昇 三好友出來散 歩っ看 月光和海水擁抱 ラ 聴海 , 白天 潮 和柔風密語 ,別人熱得要死的時 う清晨が 在 海

腄 候 神 , 淵 我 我. 却 到 開 甜 T 美 加 的 面 夢 的窗 境 子讓 去 涼 爽的 切 泔 風吹進 我 都 不 需 水給 要 我看 , 只 要有 書 , 倊 個 機 T 何 , 給 便 譲 我

過一下這樣的生活,我這一生便幸福了!」

這是銘先生的希望。

箭箭地 護 我 躺在這裏吧, 不 要醒來 ,永遠 地讓我享受像 今夜

般

的自然美景

O

這美麗的

月亮

沙洪

大的濤路

,偉

大的

海溶

化了

我

的匀

鰋

观 , 仆 肤 夢 想 我 都 沒 有 , 只 顖 我 永 遠 班 這 樣 驹 着 , 像 今 花 般 的 月 2

海,風永遠地不離開我。」

海 中 的具有 特 是 學科 個 學的 盡量地享受自然美景的目的 , 但 Æ 這 刹 那 , 完全 忘掉 , 他 1 願意 他 的 。緊緊地 志 趣 , 存 抓 住 在 逋 他腦

那 , 他 願意 , 逭 樣 美 麗 的 夜 永 速 地 不 滅

刹 o

們 别: 像 醌 的 海 , 觑 生命之力 水 毎 只 , 有 111 -------般 個 毁 我 浪 , , 机 潮 花 的 0 確 相 來 堅 我是要投身在革命 太苦了 擎 時 固 的 的 誰 整音 堤 也 不能 壩 , 戏 O 認 我 批 方 抗 爲 爱 面 海 都 把 , 的 海 籼 是生命之力 , 洪 就 潮 可 爐中 是 此 以 掃 成了 因 , 盪 7 犠 時 , 游 非 切 代 性 **l**YJ 在 偉 障 但 , 革 礙 鮮 大 海 紅 命 , , , 游 洗 ily 的 illi

水

的

雄

净

切

JIL

泊

裹

H.

是

人

我 的 ; 顖 意 可 是另一 在 這 淡 方 淡 面 的 月 , 我愛了 光 之下 慢 海 步 的 靜 地 走 默 進 , 海 海 驱 的 温 , 柔 譲 和 絲 雄 壯: 的 游 的 海 水 濤 的 奏 美 着 麗 輓 2

,

o

月

星

星

放

出

怒潮

·JE

風 、海之外 , 我購問了 這苦惱的人間,質現了 一我的屍 版不

願 諌 任 何 人 看 到 的 理 想 0

夜深 1 , 風聲 漸 浦 地 尖 銳 旭 來 • 浒 浪 的 **弊音更來得洪大了**

,

已 漲 到了 我 們 躺着 的归 脚 下 O 心 裹 很 想實行 我 的 理 想 ,可是旁邊還有 潮水 兩

個 阻礙我 的 人 O

因了 銘先生的催促 ,我們忍心地離別了 海 , 踏着月色懶洋洋 地步

上了寂寞的 稿 途 0_

心底 譴 責

這幾天來我更加容易生氣了 ,可憐的 特做 T 浌 的 出氣筒 0 他 刚 才

想追 和 我 上去 鬧 了 將 他拉住 場 後 , 氣 , 用 憤 求 憤 饒的 地 跑 掉了 眼光 望着 0 當 他 他 很 , 恨 地 用 關 温 門的 来 的 路 刹 音 那 到 他 , 我很 訛

同去吧!」 特 , 原諒 我吧り 然而 不知為什麽我 剛才我是發小孩 的 兩 脾氣 脚像 被 , 釘子 你 如 果 釘 着 贞 要出 般 走不 去 , 就 動 帶 , 連 我

比 剛 才 在 我 這 里 捌 的 還 要 纏, 我 知道 他 含 着 無 限 的 冤 屈 走 1

晴

也

像被

黑布紫

住

J

一般

沒有望

到

他

,

聽

到

樓下

一聲

N

A

的

關

門

聲

眼

淚 珠 像 噴泉 般 從 服 眶 内 簯 T Щ 涨, 我 奇 怪 自 己 爲 什 來如 此

傷 感 , 動 不 動就 是 掉淚 , 狂 以 前 如 非用辣椒去 「刺激牠 , 是不 容 易流 出

來的 0

泉泉 地 坐着 • 淚 珠 的 光 像水品般 透明 , 像冬天掛 在樹梢· 上 的 冰條

:

丁自

己

0 囚

此

>

就這樣我拖

着沉

N

的

脚

步走下樓來

•

來到

中

Щ

馬

路

自己

報復了自己

,

自己

代

替

他

處

罰

T

0

番 場 李媽 時 , 走了 或 我 我 聽 帶 者 到 的 進 着 立 心 陷 失 來 高和 刻 望 陣 去 噹 , 我 緊 和 到 的 悲哀 鐘 似 連 人 竹. 绝 山 间來, 陣 裝 人 , 知 出 的 游 被 道 的 很 總 壓 第 颁 街 迫 靜 算 道

得

連

呼

吸

都

困

難

旭

來

,

我

想

大

哭

上

去

韩

找

他

去

,

卽

使

找

不

到

等

到

资

的

樣子

伏在

桌上

寫字

標 孤 清潔 獨 的 影 ٠ ر 狂 石 山 之上 流 , 定 不 想 自 , 拖 來

着 子 在 + 字 街 頭 徘 徊 淚 他

T

o

唉

!

囘

來

受我

的

泵

,

誰

願

意

呢

?

小

時

下課了

,

淚

珠

掉下最後

顋

那

美 窟 , 從 濵 111 我彷 彿 看到了臉 上充滿 1 憤 怒 , 悲 权 的 他

55

雖然見 車 , 都經過 男人 , 不 我 女人,小孩 少 的 , 銳 利 總 的 找 目光掃 不 , 到 老人甚至一根電燈柱 射 的 影 , 可 兄 是失望得很 O , , 穿深 毎 萷 停在路 灰 色學 一旁的洋 生裝

走了 到 許多地 方仍然找 但 不 到他 特 , 看 警察崗 位 内 的

鐘已

經

四

點

华

İ

也不 知怎的, 居然跑到什麼度禾路開元路這一 帶來了 , 逭 時 我

還沒 有絕 望 , 我想 他一定囘去看到我留在桌上的條子了, 他 應 該 起

來的 的 j 如 果 找 們 在 這 11 遇到 , 我 定會不 旗 初 地 跪下 法向

他

倣

作

瞎 子 o 隨 幾 翻 着即 笨重的货車 步走去 ,莫名其妙,突然又來到了海邊 飛奔似的駛過 原應 土 撲 進 服冰 , 幾乎 o 把 我疑

成了

的

,

塊 石 找 頭 不 着 似 他 的 ! 輕 粽 這 時 了 似乎 許 多 完全 > 沒 一絕望了 有 剛 才 的 , 但 着 是奇 急 • 怪 也 沒 , 我 有 的 什 IL. 麼 忽 悲 而 哀 像 • 只 掉 下

,

茫然地 跳 進了 隻 小 划子 輕關 飘 地 來 到 T 海 的 मे 央 0

將 的 這 雲 海 此 , 灰 不 水 整齊 是碧綠 色 的 洋 的 洋 樓 的 樓在 比 , 雲是 成 点 1 藍 藍 燒 給 的 的 天幕 死 , 天 人 住 下 的 現 東 的 得 北 震 屋 特 角 别 上 , 浮 好 可 着幾 憐 徽 丽 爭 保棉 無 面 聊 住 絮似的 着 O 灰 的 人 的 潔白 都 , 找 是

死屍 般 o

院檢 幾天 來的 查 因 為 雖 心 風 情 然醫生曾 不 突變 大 0 , 祇有微微的 是因 經 再 四 耳 ग्री 鳴 波濤 鸣 病 我 加 無 重 , 論 舟 • 子 肺 如 搖得 部 何 毎 叉 在 很 星 期要 作 慢 怪 , 一去檢查 我 1 細 , 我 細 业 不 久 攻 研 究 去 過 图 這

,

磅 ----次 > 但我 不 敢 达 , 為 的 是怕他鸣哩 嚩 赈 , 説什 废休 息 , 门内

吃補品的話。

舟 子 問 找 去 那 里 , 我 想 用 句含有詩意 的 韶 回答 他 • 一随 和關 去

邊動了一下,他就移轉方向了。

吧!」

然而

我不會用廈門話說

,

Ü

使說

他

也

不

懂

的

クリス

好

用

嘴

色向

左

人生是宏 虚 的 , 苦惱 的 , 這時 我更 深刻地體會了此中 的 意 味 0 雖

然 在 一族苦 的 套 P 中 你 ग 更 把 握 着 人 生 的 Ē. 汕 , 更 可 区 决 你 的 信 柳 , 加

强 前 進 的 勇氣 , 可 是 到 像 现 在: 樣 , 什 麼 都 沒 有了 , 心 襄充滿着 的

是空虚的悲哀,人生的苦惱

0

漸 漸 业 我 的 M 重 得不能 抬 旭 來了 , ifii E. 前腦像 用 鐵 앭 撞 着 般 地

太

陽

,

裹鼻孔裏去

,

但

爲了

取暖

,

我們管可忍受這點

小的

茄

苦

0

頭 痛 ، و 温暖 N 新 囘到找 的陽光照得我發昏 不 到特的影 子 , 的街道來了 就這樣 , 小舟 載着我漂流了一 個 半鐘

九 個 遣 散兵

群 坐在 陰天 波浪 添 煤倒煤屑 船邊 沒有海的三分之一大 ,船上又沒有一 Ξî. 十多個搭客擠在一 的 人 時會 都 打 有很多妨礙 着 點東 冷 戰 隻從 一,但 西 , 报 可 衛生的 究竟因 以 馬尾到福州 們 遮 三 風 個 細灰被風 人 了 , 當 蛇 風 浪花 太大 去的小火輪上,雖然閩江的 坐 在 送進 發. 像怒潮般 ,又加之是暗雲滿 動 你的 機 的 眼裏或者 旁邊 打冰 胩 , 雖然有 , 喉管 毎 佈

個

的

的。

擠 開 ,自己 突然一個穿着破爛得不堪的單衣底男人來到我們的 倒在我的右邊了, 他 的匀 頭上 潮 着一 塊叉粗 叉黑的 面前把李 白布

角裏堆滿了眼屎 ,鼻涕垂滿了嘴邊 • 看就要介人嘔 吐 o

『嘿,怎麽的?把我擠開?』

李站起來驚異地問着,那人理也不理裝做發痧似的

倒

下

『病了!你看他這模樣一定是病了。』

特說着又望了望我,我沒有說什麼 ·只是心裏想着 , 我沒有 帶 齊

衆水,否則給他一瓶喝也許會好的。

是的 , 他的 確病了, 臉色慘白 , 定病得很厲害 , 我應該 讓他

光生

限

為了 李先生說這幾句話時的 態度過於嚴肅 ,引得我們都大笑了

我 很 細 心 视察這 病 人 的 艰 動 > 喝 , 奇 怪得 很 , 不 到 A. 分 鐘

他

居然好好地坐着伸手向機器旁邊取暖了。

他 並沒有病 , 是假裝病的樣子來奪取這坐位的 • 這傢伙與腐

害!」

我 這樣輕輕地 告訴了坐在 我左邊的特,他笑了 一笑沒有 説 什麽

從 這 時 起, 我忘記冷了, 心裏在 想 着 件事 懎 , 奇奇怪 怪 , 說 出

來也許太不成話了。

煤灰 我覺 、吹冷風的坐位 得李太可憐了,好容 , 不到十分鐘 易才從似强盗般的搭 却被 位假裝病人的騙子騙去了 客裏搶到了這个吃

害得 應該 李呢 呢 還 原 ? 的 主的 ?他穿着厚厚的 他 不 站 , 道 在 但 0 李該 但 暖 煙 另 简旁邊受苦 和 讓 的 方面我 位 , 衣服 就 置 是 , 想這種 爲 我 , , 裏 照理 什 和特也應讓 麽不 面 有 思想根本是錯誤的 是應該告發那 絨衫 應該讓給只 位的 , 外面 , 還被着 人以 因 穿 爲 件破單· ,爲什 我 大衣 雖然 冷 麽 衣 而 , 得 他 我 的 將 要幫 挨 坐位 發 可 抖

凍

是

憐

人

,

夾衣 的 但究竟披了一件夾 , 我 , 連 們 應該 同 ---件襯衫還有 讓 他們才對 大衣, 三重 特雖然沒有大衣 這時 • 那 我發現 人 是苦 和 的 他 也 , 沒有 同 他只 樣 有 絨衣 的 穿 __ 重 件破 而 但 且 他 衫 穿的 是 破 的 人 是 1

,

3

還有 八 個 O

喂 ,你看他們還有這樣多的同伴,你說是什麽人?」

歸

助

敢地說 們沒有衣服穿的窮人所有的。」 如果 「你走開, 我指 他不應該裝作病,現出 奇怪,我的思想又囘復到坐位這問題上去了 他這樣說 着 坐在 讓我來坐,你有大衣穿用不着烤火 我脚下, ,我 要无體投地的佩服他而且立刻 被浪花打濕了背 可憐的樣子來要李君讓位的 心的 奉第 ,

『不是當兵的,就是當了兵囘來或者失業的。』特懶洋洋地 人問 特 O 囘答

o

, 他應該 很勇

這位置應該歸我

一滾」 下來把自

己坐 的 地 方譲 給 他 們 0 唉! 爲 什 麽 Æij, 們不 敢這樣 訛 呢? ·他們有 九個 ,

哼!九個人難道還 怕三 一個人嗎?

是太豈有此理!」

一陣嘈雜的笑聲,衝破了我的思潮,囘轉頭來我問着:

『幹什麼?』

『他們在笑你。』特說。

『笑我做什麽?』

『笑你女扮男裝。』

『爲什麽給我戴上這東西,眞丟臉。』

這時我才伸手往頭上一摸,原來發現多了一

頂博士帽子

0

第个度系非戴山克克西·夏马脂 ol

我取下帽子恨不得一下丟在水裏。

『人家怕你冷才給你戴上 , 你不但不威謝我 , 反而大發脾氣 , 真

|特 似 平 氣了 3 但 我 知道這是假 氣 沒有 理 他 , 我 轉過 頭去問剛才

趕 走李的那 個 假病人 0

你們是 做 什 的 ?

『當兵的 O

態 度很和萬 ,這使

他很快

地

回答我、

我高

與極

『在什麽軍隊?』

一十九師 O

「爲 什 **麼現** 在 不 當了 呢 ?

現 這些都是你 在 失敗 1 換了 的弟兄們嗎?」 另 個 師 長 , 他 們 解散 1 我們 0

£--

我 o

「是,他們都是的。」

『你們從那里來?』 我轉問坐在我脚下的六個人,靠近我身邊的兩個很快地搶着囘答

「厦門。」

『兩個月以前。』 『什麼時候解散的?』

一那 厦門做什麼呢~」

想去找工作,但是等了一個多月找不到工作,只好囘到漳州,到了漳 不,我們在廈門只住了三四天 , 起 初解散後 , 我們跑到泉州

,

們 立刻 也苦 吃り 們 州 都 仍然沒有辦法,只好囘廈門找公安局,要他給我們工做 離開 쒥 死了 但 着大眼 是 個 個 捷瘦的 厦門 公安 年 , 毎餐像米 紀 局 注 輕 , 醌 , 也 , 骤 穿了 沒有辦法 我 我們大家苦苦要求,才 湯 臉 特 色 兩件太服的 般 者白 也 低下頭 的 , 他把 稀 得 飯 可 還吃 來傾 我 , 怕 們 很 的 送進 示 牆 流 從 飽 破 利 0 打了一 衣 地 博濟院住 , 袋裏 囘答 他 訛 収 戕 張牛價統艙票給我 沒 出 有 1 , 八天 华 他 事 , 給我 旁邊的 截 做 否 , , 要 在

們飯

那

裹

找

們

爐

來

抽

弟

兄

着 , 刚 剛 乔了 口 立刻 轉遞給第二個 ,第二個接着彈了 一下灰往 口 裏

含叉遞給第三 個

『你看,他們有煙大家抽,多麼親愛呵!』

我輕輕地附在特的耳邊說。

『嗯!當然囉,他們是同一命蓮的人习華華士區不図片』沒言。

o L

『這次被解散的一共有多少?』

我又開始追問起來。

嘿!那才多 , 同我 一道的有二百多,到廈門時只剩一百六十多

個了 百多個都去應募了 ,有一百二十八個是廣東 0 哼!:說 加頭 起這 次 人 他們招 ,這次六十一 兵 的方 師招募新 法 來才新奇 兵 哪!」 , 我 們

高個子聚精會神地說着,聽的人都漸漸地擠了攏來。

『我們都立正排成隊伍 , 那排長(派 來招募新兵的 排長), 首先不

序 報告我 在 每 個 們 儘 人 的 ff 胸 應 膛 , 上 只是用 拚 命 他那隻握緊了 推 , 如果還 的像 站 着 鐵 不 動 錘 , 般 臉 的 色 拳 也 頭 不 檖 , 按 的 就 着 是 次

好漢 , 便有 當選 的資 格 , 要 是 上身子稍 2 爲 助 下 ,或老現出 痛的 樣 子 渁

的 , 他 |馬上爲一聲||丟那媽||就把你踢開 1 0

膻 的 人都 搖 着 頭 , 也 有 看 了高 個 子 那種 口 「離出書 的情形而發笑

一個 那 媽 的 , 太殿格了,只有十一個有資格應募的 的人有多少?」我

問他。

的

o

0

一那 麼 , 你 們 也 被 推 T 嗎?」特笑着問 o

可 不 是嗎 ? 他 媽 的 , 我 們 的 胸 口 歪 今還在痛 则已 C

『白白地吃了一頓冤枉虧,這只怪你們的運氣不好。

個咬紧牙根 大家哈哈地笑了,但他們九個的臉上却現着憤怒的裝情,還有陌 ,握着拳頭好像要打人的樣子。 我又接着問下去

『那麽那些落第的士兵們呢?他們到那里去了?』

還不是和 我們九個人一 樣由公安局打了一張牛價票送囘廣東去

] 1

接着 , 他們中有一高大個子操着滿口京腔的兵丁詳細地敍說着

他 們造散後的生活是怎樣地 困苦 , 他 們完全過了 一个多月的乞丐生

活 , 有 時沿 門託 鉢 , 有 時 跑 到那些所 **謂慈善家辦的救濟院去接** 兩碗

稀飯 吃。 他們受盡了人家的白眼 、慢馬 · 侮辱…………

『唉,太可憐了! 難道這就是你們平日在戰場上流血犧牲得來的

代價嗎?」

我心裏想着,具有點不忍聽下去了。

『你們當兵時每月有幾塊錢發?』我又換了一个題目。』

『不一定,看你是那一个階級,我們上等兵每月只有十二元。』

『伙食呢?每月要幾塊?』

『六塊。』

『太豈有此理了,學生都只要五塊錢一个月 , 爲什麼你們反而要

六塊呢?」我 的 確有點不 和信起 來 O

要是飯菜好 也能 , 偏偏我們吃的 比喂猪的還不如,他妈 iyj , 都

是那 些當 副 官的 E 八蛋 不 入腰包 退 去了

O

入 伍 的 高 我 問 個 整整地二十二年 他 子 們是幾時 大 髥 地 氣憤 法常兵: 惛 沒 班 的 説 着 0 闰惟 開過 っ害得 原 來 和 桿 我 我們 談 話 也 都代 們 的 那 説起 他不 兩 个 245 都 是民 旭 來 國元 來 0

樣

津

津有味

,

與奮得

像

要

跳

起

來

般

0

3

有

榕

,

他

滿清

此

命

是

那

华

與多 了十 的 兵丁說:『手裹拿了三個炸彈 與不 極 幾個做官的 他那 1 知要拿些什 , 時與勇敢 滿 肌 ,我們 都 是 う。高 歴好 , 那 一齊衝進裏 個子指 里 , 說老實話 拿 得 直 完 着 面 呢 샾 衝 , 1 去 在 向襄面去 那 那 , 他 喝 次 時 對 打仗 面那 我 , 那 們 • Pa—La 些說 個瘦小的 ,我們的弟兄有許多 的 心 都 不 出名 亂 穿了 1 丢 目 , 服 的 , 兩 寶貝 炸 件衣 也 花 死

發了洋財的,不過當兵的生來就是個窮骨頭,無論拿到多少,一

到手

就完丁。」

聽 的 人越來越多 , 我害怕船身打斛 斗 但 又不 好叫聽的 人走開

0

『你們這幾位發過洋財沒有?』

我用開玩笑的語氣問他。

一他 , 」又是高 格子指着那位瘦 小的說: 「當過排長 、連長和營

,曾經積過八 干塊 , 可是不到牢车 都花 光了 , 現在 窮得 和 我 們

樣,與想不到。」

副

瘦子聽了這些話不但不惋惜,反而顯出得**意的微笑。**

『爲什麽花得這樣快呢?』

『他不是一个人花

的

J

凡是我們這些沒有錢的朋友都用了

他的

我像法官

一般地審問起來了。

錢。」

『喝,這倒是很好的。』

我只能說這 麼 句普通的獎勵他的話 ,其實他才與是个 『有飯大

家吃一 的實行者呢。

『你們九个人都是福州的嗎?』

一是的 ,我們都 是 ク但 我的家還在汕頭。

__

瘦子從容地 回答着

「你們打算 去做什麼工作呢?」

「到了那里再說,只要不餓死,什麽苦工都可以做。」

『你們都沒有衣服舖蓋的嗎?』

『沒有,什麽都沒有,僅僅只有上身一件破爛的

單衣

,

他的

衣服

還是在鄉下的一位農民給他的。』

大個子指着瘦子的兩重衣說。

『唉!太苦了 0 你們革命革了廿二年得到的代價是這樣?」

『唉,不要說了! 我們的身上不知給子彈穿過多 少洞 , 被 刺 刀砍

過多少刀 , 我們全身的血流得快要完了,但這只是造成了軍官的地

位,自己有什麽呢?」

想不 到坐在大個子旁邊的那位廿多歲臉上舖滿了麻子的青年 兵丁

會說出這麼深刻的話來。

『唉!整整地十六年沒有囘過福州,現在快到福州了,

"夢裏一般,一處地方也不認識。」

高個子有點傷威,聽他的音調是顫抖的

0

『我比你更久,二十年沒有囘過福州呢!』

瘦子說時, 臉上充滿了悲哀。

『你們都沒有妻子的嗎?』

『幸而沒有,要有,也老早餓死了。』

高個子說:

『我有哥哥嫂嫂,他們都在汕頭。』

我還像在

瘦子真有福氣,不但有哥哥嫂嫂,聰 說還耕有幾担穀子呢

o

『那麼,你為什麼不同汕頭呢?』

我這个樣子怎麼好回去,當可餓 死,也不敢囘去 , 何況總有

天我們會出頭的!」

瘦子的確有大丈夫英雄好漢的本色,每句話都是充滿了熱的力!

『此後你們願意做什麽?』

「我們情 特很誠怨地 願 再 問 去打仗!」 0

K-17 爲 什麽?」

ألحا 打仗痛快!」

『不是痛快,你們是想升官發財吧?』

ことまれて、存在を対する。

特說 官 不不 這句話時連那位像閻 會升到 我們的 頭 Ŀ 王面孔 來 , 不過 的老頭兒搭客都笑起 有了 支槍在 手 裏要 來了 打敵 o

人

是很容易的。」

再 想追 問敵人是那些人的時候,船快到福州了,只 好 打住 0

慢 慢地 船停在大橋下了 ,小划子 都擠攏 來搶生意 , 池 貨幣 和 咖 啵

擊混 成 片 Ι. 我 匆忙. 地跳 工工工 小船 2 间頭 來望 他們 九 個 仍然 실실 Æ 船 逤

沒有 動 作 , 毎 個 人 的 眼 腈 都 呆 呆 业 注 視 着 洋 樓高 维 的 何 歪 ; 望 着 何 個

搭 意;望着御 客帶 清多量 溢胎的 的 閩江 行李 ·
,望着 上岸;望着 毎 望 隻 着浮 小船 動在 上 的 眼前的 女人手忙 切景象 足 亂 业 扴 着生 洗晩景。

阿!歸來了 ,九個只剩一 條殘命的造散兵

ţ

九三三,十,二夜。

黄

最難過的是黃昏,最有詩意的也是黃昏。

沿着斜 每天吃了晚飯後, 斜的 馬路走· 我都 上去 要和特到 ر 就到了 一中後 妙高峰或者鉄道上散步 面的小亭 , 我們是 從來不

在亭子裏休 息 的 ,迎着將要消逝的殘陽, 慢步 地欣賞着快要來 到的迷

幾乎每次都是這樣,先走到老龍潭,看看被晚風吹縮的湖水,有

的 時 人 也 影 比賽投幾顆 . , 翠 攀的 石子 肥 鵬 , , __ 看 誰 縷 北 縷 誰 的 投 炊烟 的 遠 ……然後 • 還要 看 看 , 慢 慢 個 地 個 走 倒 囘 映 來 在:

由 妙高峰到 小亭 的 這 段路 , 特 別美麗, 兩 旁的 槐 樹 像仙 女似 0

香氣 從微 風 裏送水・ 介人 感 到 種 靗 不 出 的 舒· 服 和 愉 快 0

臨

風

覤

舞

,

雪

白

的

花

3

視在翠綠

的

樹

薬下

· 更 顕

得清

秀

純純

潔

0

芬芳

的

的

更有 趣的 ,是當 我 們 在 槐 樹 中 - 間穿過 時 , 好 像 另 走進 1 個 草

木

青青的: 仙 境 , 眞 正的 桃花 源 o 有 時 我 放意 走 在 後面 , 望著特的影子在

树蔭底下移動着,正像看一幕天然的電影。

『特,美極了,我與愛這些槐花,慢慢地走吧。』

每囘走到這兒,我總要徘徊很久才去。

水裏

巴 到 小亭上 來,游人都散了 ,有 辟 也有 兩 個 工 人 模樣的 男人

坐.

在 張 邊 打 盹 O 铿 着 迷茫的 晚景 , 我們 靜 簡地 欣賞 着 0

天 , 是 灰 色的 • 由 烟 包中 冒 出來 的 烟 也 由 黑 色 變 成了 灰色; 遠遠

地 望 去 , 灰 (4) 的 湘 江 , 灰 色 的 麓 山 , 灰 色 的 長 沙 城 , 啊 , 整 個 的 宇 宙

都 灰 14 化了 , 只有 閃 灼在 灰 色 मेंग 間 的 電 燈 在 勘級 着 黄骨 胩 的 光 ly) • 在

暗示音未來社會的燦爛。

是 ---個 暖融融 的 末 天的 黄骨 • 我們 沿着鐵道 值 走 到了 猴 子 石

路 是 這 般 遙 遠 , 望 過 去 似 F 就 在 华 里 以 內 , 而 走 旭 來 時 經 過 1 不

知多少的草棚茅舍,還沒有到達目的地。

天 色樹樹地暗了 下 來 , 大地 又被灰色吞噬着 , 我們沒有顧 到天

黑,只是大踏步地向前走着。

路上 寂 靜 得 ij 怕 , 除 1 我 倆 ilij 外 , 舶 直 看 不 見

個

行

人

0

慢 」點走吧 , 特 , 無論 如 何 我 們 要 走 (到猴子 石 的 , 刨 使 巴 來 是半

特拉住了我,眼睛在望着天邊一顆星。

夜丁,也沒有關係,慢慢地走,不要辜負丁眼

前

的

美景

0

『你看,星子都出來了 ,還不趕快走, 太 晚 J ,走路不方便

o

『怕什麽?有我在這里,什麽都用不着怕。』

我嗤的一聲笑了,他又繼續着說。

『你為什麼不是個男孩子啊 , 否則 , 我 們 走倦了就睡在鐵 道旁

邊 , 或者跑到對面的小山上去, 青草做我們的 床 , 白 雲做 我 們的 被 ,

還有 懸在 天空中 的 不 滅 的 燈 光 ,夜鶯 的 兴 • 多废 幸 腷 **FFO** ! 偏 偏 你

是

女人,到什麽地方去都有頗慮。」

其 的 , 爲什麼 我 不 是個 男人呢?」 我 細 細地 咀嚼 他這 句

語

的

談 0 如 果 我不 是 女人 , 我 弱 朋 崩 一定更大 , 业 許 像 母: 親 說 的 我 早 E

天了!

到 7 目 的复 地 , 我 們 快活 得大叫 旭 來, 囘 頭 望 望被節 22在黑 暗下 的

沙 城 , 像 座寂 節的 古堡 , 田隨間的蛙路閣 閣 , 更顯 得鄉村 裹 的 寂

寞凄清。

長

在 大自然 的音樂聲 中, 兩個緊靠 着 走 的 人 影 PA'S 上了 他們的 歸 程 0

九三四,五,八。

橋 的夏

爲 的 是城 外清 部 便於看書寫 作 搬 到

,

,

這貧民窟的大本營一

大椿橋水

在 長沙住久了的 人, 幾乎 誰 都 知道 大椿橋雖然距 路住 城 त्ति 太遠 ,交

都 通不方便, 受到 點 损 但 却 失 是 , 長 但 大 沙 栫 的 唯 橋 是平 租 安無 界 O 恙 九二九 的 0 論 地 年 勢 , 紅 , 大椿 軍 進 橋 城 的 時 確 , 各 44 處 好

沒有了 ! 间 都 是 Ill , 湘 iT. 就 横 在前 面 ; 過 去幾 十步 ,便 是 Ш 明 水 秀

的 鄉 村 o 聽 説 + 年 前 這 見還 是 片流 **無的** 慕 地 , 有 條 小 溪通 洲江

溪上 梁着 條 石 橋 , 這就 是大椿橋

C

自 從有錢的 财主 一們在 這兒造了房子 以 後 , 到 這兒來蓋 才 棚 的 , 也.

天多似一 天了 0 現 圧 大椿橋的居 凡 , 除 一十 分之二 是 財 主 , 4

是 小 商 人 外 3 其 餘 通 通 是貧 無 立 雏 之地 的打 窮 人 0

是 例 外 我 們 0 長遊鐵路就 起 初以 爲 人 **4**F. 烟 屋 稀 後 少 , 的 毎天 地 方 你 • 空氣 Ήſ 鹏 到 定新 Æ. 次 像 鮮 鬼 , 叫 誰 _-4 知 般 Æ 的 這 兒 火 車 , 却 駛

過 , 還帶來滿天的 黑 烟 0 如果 那 時 你 的 川 晴 不 小 心 , [ii] 上 m 開

J

下 你立刻就會 大叫 旭 來, 原 來煤灰 已 經 水 照 風 你 J O

車 , 整天二 整天 Æ. 既 汽笛 戒既戒二不斷 蜂裏 , 煤 地 灰 從窗 烟裏 受苦還不 口 送進 **水**許 算 多灰 , 還 歷 要 Q 像 加 上 北 推 方 1: 刮 的 大 獨 風 翰 的

天氣 一般,一小時不抹 ,桌上的灰,至 少有三分厚;假 若 你緞 澬 坐兩

還

13

更

討

厭

的

•

....

4

小

流

氓

,

自

天

4:

窗

外

打

球

,

晚

Ŀ

WE

彩

無

妆

地

的

個 鐘 頭 不 動 , 灰 廛 會 把 你 變 成 白 獎 给 , 黄 臉 戲

子

抛 小 石子 進 來 Q 幾 個 朋 友 都 勸 我 們 搬 家 2. 但 想 到 大 椿橋 實 41: 有 地

好 處 • 便 叉不 想 搬 1

在 我 們 的 房 子 過 去 兩 家 ,\$ 住 着 兩 個 算 命 瞎 子 , Ξ 個 拾 媒 查 的 小 孩

和 賣 芝 厩 糖 的 稲 牙 子 • 擺荒貨 灘 的匀 王二二 接生 奖 福 嫂子 拉 洋 車 的

沒 四 麻子 有 名 姓 • 的 還 有 Щ. 化 子 墨 剛 ¢ 從農村 他 們 有 逃荒冰 的 和 猪 的 睡 在 難 见 规 , 和 , 幾 中 間 個 只 天天被人 隔 幾 根 家 竹 館 ME ; 罵 有

只 的 有 --家 隻破 + 多 碗 口 拿 , 在 住 手 在 Æ 縱 横 , 白 不 天 到 在 + 大 尺 街 的 小巷裹乞討 小 茅棚 裹 ; 有 2 晚上 的 E 便隨 什 歷 便 都 倒 沒 狂 75 什 ,

麼毛**順角落裏**,一覺睡到大天光。

假 若 你 不 怕 臭 , 不 怕 群 , 不 怕 埶 的 語 , 毎 天 晚 Ŀ 你 īij 跑 到

他

們

的

茅棚 裏 去 談 談 , 包管 你 會 得 到 漇 限 的 新 知 調 O 比 方 前 天 岡川 從 新 化 逃荒

來的 譚 某 2 他 會 告訴 你 鄉 裏是怎樣 天 乾 , 農民 餓 死 和 Ħ 殺 的 , 是 怎 樣

多 得 駭 人 , 他 説 : -這 些人 死了 像 狗 ----樣 , 用 破 一席子 撘 , 便 丟 到 士:

餓 坑 裹 死 去 , T 如 今 0 又說 他 們 ・二從 却 知 道 前 組 的 農民 織 隊 • 隊 到 的 1 荒 , 年 去 到 , 大家只 有 穀 子 曉 的 得 人 家裏 抱 着 吃 空 排 加: 子 排

飯去。」(註)

走狗 O 拉 汽 洋 II 車 來了 的 匹 麻 , 子, 如 深洋車: 他 也會告訴 停慢了一 你警察是怎樣壓 脚 , 立 刻 就 用 迫窮 根子 人 打 > 做闊 個 4 死 人 的 ,

旜 他 媽 的 , 有一 次我看見汽車裹只有一 個司機 , 警察 也向他立正敬

0 哈 哈 , 他 媽 的臭巴結 !

此 外 如 福 牙子 • 劉 割 子 他 們 會 各人 告訴

你許多

不

同

的

放

引

.

道 Illi 都 是你 最好的文章 材 料 o

從大椿橋 走過 去, 不到 百 步, 這 ---帶的什麼鳳鳴園

,

|X |X |園

,

都

是停寄 棺 材 的 地 方 0 有 時毎 天都 可看 到 缝 千 人送葬: 的 棺 材 , 吹 吹 打 打

等 地 從 。) 只要不 城 內 抬 來 是瞎子,誰都 , 自 然 , 要跑去看一下熱鬧;但他們看了 這 此 是 要 人 或 者 次 要 人 的 夫 人 • [Ē] 太 來 夫 人 ,却 等

叉 要罵

「他 媽 的 , 這樣閥 氣 , 那裏來的錢?」

晚 Ĵ, 黑黝黝的 馬路上,(本來有一蓋街燈的 , 但早已壞了。) 橫

脚 爺 太太們牛夜從戲院囘來,如果踢了王二的頭,或者踐踏了福牙子的 個 , , 她 直 定惡狠狠地大聲罵着:「好狗不攔路 個 的 峭 着許多僅僅 掛一條破褲子的男人、小孩 , 這些沒有攔 。有錢的老 關的 畜

生,真該死!!

這爲聲,有時會將你的好夢驚醒

0

大椿橋,道就是大椿橋的夏夜

0

(註)成聚結隊的農民,在天旱時,向地主家裏去吃饭,吃完一家

,又另去一家

這就叫做吃排排飯,也有只叫吃排飯的 o

説。

小 鳴之死

的,我們停住脚向他買了一 星期日我們去找 一位中醫看病, 年路上看到有提 對 o 籃小鴨叫賣

「這隻鴨子頭上有鳳球的,長大了特別美麗。」

賣鴨者這樣介紹,於是我捉住了那隻頭上有個小它它的花鴨 0

『我拿去養在學校的小池子裏吧 , 那裏面有牠們吃的東西 0 帮

「好的,不過……」

我的話還沒說出來,他 已經拿着 兩隻唧哥,唧呀的 小鴨子走了。

三十分鐘後看了病囘來,我走得很 快,為的 要趕 快去看 小鴨子

『我們向去把小鴨捉 心囘去吧 , 不要放在池子裏 ر آ 我提議

說。

0

手引完了。 冬生を見りを言う事 「池子裏水太深

,也許不宜於初生的

小

賜吧

0

ا.

特同意了,於是我們同去看小鴨。

『怎麽?還有一個呢?不看見了!』

走到池邊,特大嚷了

只剩一 隻小鴨在 那里 唧 呀 喞 呀 的 叶 , 那隻頭 上有鳳珠的不見了!

起來,我忙追去一

看

,果然池

子裏的浮萍上

建快找吧 , 彵 也許 爬到上面 來了 ٥ 我連忙 向園林裏的草間樹

下去尋找,特已經拿了一個採標本的水網來用力往水裹一撈,

在這里!』

『還活嗎?』

我這時: 的確是驚喜交集

蹲下去網細地 一看,真的死了,特以為牠還沒死多久,可以用人

工 呼吸法救轉來的 o 於 是將 4也 的 腿 伸 直 揺 着 ,一上一下地弄了 很 人

結果 呢 ?鳳珠小鴨永遠 不能 喞呀 卿呀 1!

看 到 旭 死 的 惨狀 , 心頭 不 壆 酸 , 服 、淚幾乎 要掉下了!尤其

想

到牛

點鐘

前

牠在

一大羣嫩綠的

、浅黄的

小鴨當中很愉快地唧呀唧呀

「喝り

地 即 着 , 而 現 在 的 結 果 竞 如此 胩 , 更 感覺生命 這東 四 太 心 造了 , 不 但

小 鵬 如 此 , 切 動 物 都 如 此) 尤 非 是 人 類 o

我 埋 怨 特 不 該 把 小 鵬 放 在 水 深 的 池 子 裏 , 以 致 活 活 地. 送掉了

條

的 生 命 , 他 也 很 懊 悔 , 然 丽 已 涇 來不 及了 0

無辜

另 隻 小 鴨 望 到 了 4世 同 伴 的 屍 體 • 更 喞 呀 呷 呀 地 마 得 悲慘逃 來

我

提

議

將

小

鵬

埋

在

池

逤

的

棵枝

業叢叢

,

綠

油

排

地

的

柾

木

下

面

O

0

特立 的 刻 放 F 死 鵬 去 取 小 鏠 子 來掘 好 1 墳 慕 ,為丁 怕 被 狗 並 貓 聞 到 1 鵈

氣 味· 去 掘 墳 • 他 挖 的 很 深 , 挖 好 1 , 輕 輕 地 將 屍 體 放 下 去 , 頭 在 樹

的 底 下 池 ! , 坐 有樹 南 朝 , 北 風 , 慕 水 是 的 很 周 好 圍 的 , 有花布 , 想 來牠 革 的 • 歸 有 宿地 池 • 還不錯 (唉 ! 葬 , 總 送 了他 iis 劉 得 性 逃 命

冤死 的小幽靈吧

!

将去送链子去了 ,我呆呆地

望

到

一堆凸出

的

小新墳

,像哀悼

個

親人似的默默地 低下了頭 0

另一只 小 鴨 , 很 悲 哀 地 喞 够唧 呀

地

叫

着

0

風吹得草木蕭蕭 地 響

小鳥在樹枝上凄楚地奏着輓歌

唉 , _ 切景 象都 是死 的 象徵 lau !

面是紀念牠, |特寫了一 塊 面面 小小 是告訴人家 鴨之墓」 的 不 木 喪 板 去挖 來 , 我 這 塊 們 地 就 賢在 方 o 嘉前做為 墓碑

9

寂寞地 ,我們拿着另一隻小鴨唧呀唧呀 地 囘來了

這隻小鴨與是個寶貝呀, 我們 要好 好地 養着

路 上 , 我 都 這樣想着 0

長方 形 的 小天 井 裏 , 栽着 正開 着鮮 紅 綺麗

的

夾竹桃

和

青翠

欲

滴

的

鵬 就 在這地方住下了 隻大 裏 III 養着金魚 。地上 長滿了青青的小草 ;小

小

槐

樹

•

髭

有

纸[

,

大概 是 迎咸 到 獨 自 個 太 孤 單 的 原 故 • 總 是唧呀唧呀 业 卧 個 不

停 **)** . 我用 在 天井裏來 破 碗 盛 T [4] 稀 地 飯 亂 給牠 跑 0 吃,牠連盛都不望我,又拿了些青菜撕成

95

猝 片 放在 飯邊,牠 也不吃

鸭子是不能離開水的 , 也許他需要洗澡吧。」 我說

個小池 **特立刻到廚房拿了** , 叉怕 土鬆漏水 **)** 剷煤的 , 連忙 剷子來,在太陽光曬不到的 找了 隻碗來放在 士 中 , 然後貯 角落裹挖了 滿 T

水 , 硬 把 小 鴨放 進游 冰 池 裹 去 , 誰 知牠 在裏 面 香]] 1 個 斛 斗 • 又响呀

喞 呀地 跑 出 來了 o

為了 地 的聲音 叫 得太悲惨, 我簡直什麼事都 沒有 心思去做

午飯以後 o

下

急雨似的落在天井裏,在

小鴨簡單的腦筋裏。

也許以為這就

是下雨

我 照例 12% 杯 水 到 天 八井邊漱 in, 水從牙刷底 F 噴 出 來 , 像 早天

翅 膀 , 於 洗 腿 很 , 然後 洗 週 身 o

吧

,

是

地

高

典

进

扭一

拐

地

走

來

,

站在

水下

洗澡

0

旭

初

用

小

嘴啄

水 爬在 **籼柔**較的 、浅綠 的 羽毛上,像鋪上了一 層珍珠般 地 美麗

0

驰再 也不明 呀唧 呀 地 叫了, 只是很忙地洗着 澡 0

最 後 , 我 將 水迅 速 地 傾 倒 下 來,牠竟 將 兩條 腿 蹲了下去 咖

HH

ult

地 做着游泳的姿勢了 『快來看 ,特呀 7.小

鴨子多 ,他 一漱口

可

変

在

水

下

游

泳

则已

0

<u>___</u>

我快樂得狂叫了起來 0

特看了 活潑的 美麗 nh 小 鴄 ,全身淋得水泱泱的 ,像小珠落在牠身

上一般 他 也很愉快地笑了 0

從這

時起

,

彵

那

像孩

子撒

嬌

似

的

m

HIII

ult

,

小羔羊

似的

馴

良輝下去

池

裹的

,牠需要下雨,讓我 再去倒杯水來吧 O [________.

等我第二杯水 倒來時 , 牠叉遠遠地 跑 去玩

去了

游泳 的姿 態 , 深 深 地 印進 了 我 的 腦 海 O 我 弧 時 忠 記 剛 才 淹死在

小 鹏 m 點 只 华 顧 鐘 埋 頭 o 看 書 去了

忽然 我 記 起了房東有一隻母貓 剛 生了 四隻小貓 و __ 身瘦得猴子

似的 ĵ 4也 也 許 會很 一殘忍地 殺了 我 的 小 鴨當老鼠 吃, 於是 我 放 下 書 去看

凉爽 小 鴨 > 0 從鄉下 還 好 , 來到 地 很 城市 安 靜 ,雖然不 地 蹲 在 樹 是牠走路 隆 底 下 打 , 盹 但在竹筐內擠來擠 O 我 想 地 洗 了 澡 後 去 也許 , 也 很

許披修了吧。為了不敢驚醒牠,我只遠遠地站着看了一會,便回房裏

來了

『關,小鴨不見了!』

我回房來還不到十分鐘,特就在外面大嚷起來。

『在東邊的樹蔭下睡覺呢。』

說着,我仍然很安靜地看書。

「沒有 ,什麼地方都找逼了 ,沒有看見牠

0

『笑話,等我來指給你 看 0 _

喝! 贞 . 的不見了!

我趕快往四處尋找 0 在魔坪的西邊找著了牠的屍首,天 !多麽

過 1 慘 得 毎 hil 心痛 個 , 警 小 貓 起 個 來,忙叫特在牠睡過的樹蔭下挖了 的 , 他們 頭被 小貓吃掉了 的 腸子 都幾 平 • 此 被我 刻 正在 踢 11 哨青 來了 地 0 個墳 地 的 頸 上 穴 鮮 項 **,** TŲT. 0 叉很悲哀地 淋 我 湖 死 命 • 我 进 踢 其能

埋葬了牠

『唉!想不 到牠的結果比鳳球 小鴨

還慘呢

0

我沉痛地 説 0

「看到兩隻小鴨 在我 們的 面 前 死 去, 與有

點難過

o

特居然也感慨地 「嘆息着 0

星期以後 從 此 以 後 , 我 無論見了 母貓或者 小貓 ,總要用脚狠狠 地 踢 牠 0 大

約

,

又過了华個月。

我總覺得死去的 房東買來一 那 對 兩隻小 小鴨 ,毛是淺黃的 鵬 ,是世間最美麗 ,我每天都看到 • 最活潑 c。但無論 最可愛最溫柔 如何 ,

的!

玫瑰色的衣裳

一件玫瑰色的灰衣失掉了,我的心至今還是酸酸的

0

三天前就失掉了一把鑰匙,我以為一定又是自己忘記丟在那个抽

過,因為有袋子,鑰匙也許就在那裏 到 開箱子取一 屜角落裹了,因為不需要,也就沒有找牠。今天氣候變冷了,我想打 , 猛然間 件厚一點的布衣來穿,細細地找遍了所有的抽 , 我億起了下雨的那天 , 面 我自制 0 於 是毫不遲疑地 出那件玫瑰 去摸 色的 配都 口袋 沒有 夾衣

穿

,

找

誰知一走進房,喝,衣架上的玫瑰色的夾衣不見了! 秦嫂 , 你洗我的夾衣嗎 !」我問女工 0

沒有!」

你收在櫃子裏嗎?」

『沒有 !

.稍了!誰偷去了!」

李嫂 連忙 走進 水替? 我在 衣 櫃 裹 , 樓上的 箱 子裏 拼命 地 尋 找 3 結 果

呢 , 自然沒 有

還不 到五分鐘,我失掉灰衣的新聞,傳遍了三十五號所有的人

0

房東太太 姑 小 如 和 女工 一們都 來探 訪 0 她 們將房子四週打量了一番

又細細 业 觀察 太架的 位置 , 和 衣 架上三件未曾拿去 的 衣 服 0

而

太奇怪了!

贼

從

那

裏

來

的

呢 ?

從窗

卢

口

鈉

出

去的

嗎?太遠了

且窗戶很高,從堂屋來的嗎?沒有這末大的膽……」

為什麼單單偷你一件,還有特先生的 西裝 ,他爲什麼不偷?」

「這贼 定是女人 , 不是男子 0

一這 贼 定是熟 贼 , 否 則 他怎麼 知道 衣架就 在 這角落裏 o <u>---</u>

「唉 1 那件漂亮的衣裳失掉了,真可惜!」

她們 說的許多話,我都沒有心思去聽,只有周女士說的

衣裳」一 句 ,引起了 我無限 的留戀 與傷 心 0

說起這: 件衣 的歷 史來 ,實在太長了 o

九二

九年的

冬天

•

我

在

上海

的

亭子間

裏過着

極窮

困 的

燒

併油

條

生活 ,為了 深秋 的 寒風 > 吹 得 :我整天 打冷戰,才下決 di 做 伴 灰衣 ,

可是買什麼布好呢?手裹只有三塊錢 2 我準備這錢就要做成 一件夾

衣 , 而 且 連 縫 I 在 內 0

後

來

到了車如流水

的抛

球

揚

,

遠遠地

望

見麗華公司大減價的廣告。於

從下 午 兩 點 , __ 直到 正點 的 時 間 , 都 在 四馬路 的 布 店裏消磨 , 最

是 我低着 頭走過去,為了心上一塊巨石沒有放下,(布沒有買到!)我

的 脚步特 別遲緩 ,我記得很清楚,那時險些兒被汽車壓死,要不是巡

捕罵了我一路的話。

好容易從人叢裏擠上了二樓,在少有人注意的賤賣部,我發現了

這玫 瑰色的「府綢」,為了顏色特別使我一見傾心,我立刻自己抽出這

段布來問價。

『多少錢一尺?』

『二角五。』

『買六尺吧,請多放一點。』

交易就這樣做成了,花了一元四角錢,買了六尺府綢,還買了六

尺花洋布裹子,一角錢一尺。橫豎上海放尺放得很多,我相信六尺做

件旗袍是夠了 0

完全和我預算的一樣,一元的工錢,花丁三塊錢,一件美麗的致

瑰色的夾衣穿在身上了。 『小兵,這件衣太漂亮了!』

『這是Love Color呀!』

現在 已經有五 **曾經有幾位朋友這樣取笑過我,因此我總是不敢穿出門,一直到** 年了 , 我穿牠恐怕還不到二十次。 為了怕人笑我太漂

亮, 我總 是穿兩件單衣常做夾衣 O

『願,你為什麼不穿那件玫瑰色的夾衣 ? 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你

穿上那件衣就要年輕十歲,像个十五六歲的小姑娘

0

穿 特 , 常常這樣催促我 , 但 我現在 倒不 是怕別 人笑我愛漂亮不敢

,而是感到消逝了青春的人 現在 • 這件代表我青春的玫 ,是不應穿這一 现色的衣裳是失掉了 種 活鮮鮮的顏 ,永遠不會再見 色的 Ö

建了!

我對 於自己的· 東 西 , 無 論是吃的 • 用 的 • 穿的都沒有私自佔有的

觀 最有價值的書籍 念 Q 以 前 是 小 ,不讓別人拿 鑼 小 鼓 9 小 鵬 去,如今連 • 小 貓 0 洋 這兩種 娃 娃 濵 愛物 類 玩 意 , 也 , वी 和 以贈給朋 自 己 認 怒

在

内

來

水筆

,(不過也有一

元或者幾角一

支的。) 這些

都沒

友了 , 只 要姚 是真愛這些玩 意 或 沒有辦法買 到這 些書的

我曾 丟 過 四 个 錶 , (連 我二 哥臨終時留 給 我 做 紀念和三 話 嫂 O 送我

有引 起過我怎樣 。) 六根自 的 難過 , 因為我覺得別人偷這件東西一定不是為了要

用 个經濟· , 就是窮得沒有辦 力薄弱 的 人 法才 • 以 廉價 偷 O 得 他 拿 到 去既能 我 這 件東 賣到幾个錢, 西 > (有時 我也 而下 幻 次叉可使 想 着 ,

也許 有一 天我自己又 可買 到 件 已 失去 的 東 西 , 正 如 在 北 4 的 東 安

市場 , 發現 我 被竊的 幾十部書 在書 攤上 拍賣 一般c) 這種 舉而 利別

人 的 4 , 還有什 麽可 懊惱 的 呢 ?

回 是這次失掉了 這件政 现色的 衣裳 , 却 的 確引起了 我深 深 的悲

春時 哀 。自然,我不是憐惜道三元錢的衣服,而是因了牠的顏色象徵我青 的 驕傲 • 快樂 • 美麗 。唉,青春消逝了 ,難道 一件玫瑰色的衣裳

也

不能

保留嗎

?

速達 時間還不到七點 , (快信) 這時 决不 ,我已經到信箱裏望了三次。經驗告訴我,除非 會有 郵 差送 信來 的 0 但 因 J 昨天太使我

失

望, 所以 今天的 情感 質在等不 到八 加盟

玻璃 外面望去 信箱 裹老是躺着兩封沒有主人而又是從郵局退囘來的信,每 ,好似有許多信似的。我受了好幾次騙了 , 嘔氣的了不 次從

厭 得 的 , 索性 影子 疤牠 文 映 入 拿出來丟在信箱上面 我 的 眼 觤 O • 也有 時想到要撕 掉牠 ,

從 郵 局 發 1 信 围 來 , 服 看 到一 個郵 差從對 面 的 小橋上 經 過 , 我 心

裏在想:「這囘一定有我的信了!」

連忙 加緊了脚步 跑 间寓所 > 打開信箱 , 果然有一大堆信,生怕 被

天! 别 人搶去了似的 全都 是 别 人 , 的 我通 ! 自己 通 抓 的 名字 到手 雖 裹 然在 再. 記 , 張明信片上看 誰 知 __ 封 封地 到了 看 , 但 下 並 去 沒 ,

有看反面的話,即刻被我撕掉了!

「失望呵!」可憐的靈魂,在內心叫喊了起來。

為了望特的信,我幾乎到了發狂的地步 ,有時晚上十一 機丁、 明

免得

道討

樣

地

步

,

總

比

沒有

信

的苦

流

要

少

O

我

想

0

着 知 似 道 的 不 會 , 我 有 不 信 懂 來 情 • 威 但 究 也 竟 买 是 到 信 什 麼東 箱 裹 辺 四 , 望 籼 爲 0 什 好 麽有 像 不 這樣 望 大 下 的 , 力 我 拉 就 船 睡 支 不

配我的生活,能支配我整個的生命!

刮 抖 的 着 不 , 但 斷 如 狠 失戀了 我 剪 业 流 不 般 想 T 生 1 出 的 火 是的 來 西 北 , , 就 風 • 脚 在 諴 , 已 玻璃 今天 我 經 簡稱 凍麻木了 我 窗 业 深 被 凍死. 深 刮 地 得 , 咚咚 在 領 這 路 握 小 着 到 地 屋 雏 把 了 子 夹 管 , 裏吧 淡 戀 的 手 的 的 滋 也 具 O 無 味 在 液 緰 不 像 0 凍 住 外 流 到 业 水 面 照 怎 似 狂.

我不 能 爲 把 什 情 麽 我 壓 制了 不 能 情 把 咸專 他 前 殺天 心於書本呢?明明 寄 來 的 信 出 作 知道 今 天 路 剛 途是 到 的 這般遙遠 齏 呢? 爲 什 , 相 麽

隔 1 兩 個 國 家, , 封書 信往還需要二十多天 , • , 但 情 感 不懂 得這

整 只 讀 當 個 他 知 我 道 的 向 的 是 生 信 朋 的 要 友示 活 ini , 和 跌 我 信 傷 威 心 是 絡 要信」! 1 時 經 腿 , 過 的 她 李 1 , 荆 們 稲 曾 唉 棘 的 刺 氣 H 破了臉 贝 得 子 想 來 不 不到 理 的 皮;撞 我 , 曾 也 他 經 倒了 曾 的 經 天 ---收 封 爲了 踢 毽 信 到 子 過 是 這樣能 的 面 他 小 的匀 走 孩 Æ. 路 支配我 些,牠 ; 封 , 遇 信 面 到 . ,

佇立在

富士見莊的

電桿下

,

静靜地讀着他情致綿綿

,

丽

叉充滿了生命

擟

阻

行

人

的

去

路

索錢

•

如

果

不

給

他

,

有

此

竟

以

刺

刀 來

要

挾

O

毎

年

到了

年

底

,

東京

的多

羅波

特

别

多

搶

我

的

書

包

,

也

督

在

月

朋

如

水

的

夜

裏

1

多

一羅波」

(霽音

,

是

日本

的

小

偷

常

在:

路

Ŀ

搶

劫行

人

的

東西

,

或

者

之力的 抱 配 着嫦 和 着 情書 娥 我 偸 在 跳 快 , 溪水潺 的 舞 心 0 情 湯地流着 , 我忘記 信 , ,晚風 輕 1 自己 劔 恩地 送來 還在 像 人間 小 一陣陣的 燕子似: , 好像走 花香;美的 地 派 進 進 1 了 我 仙 夜景 宫 小 似 小 的 的

房間。

候 我再徘 永 遠不能忘的東中野之夜呵 徊 在富士 見非 的 電桿 下 讀着 礼 他 是這般幽靜 的來 信呢 ? , 這般 寂寥。 什麼時

湖南的風

話約 好了 是 的岡 個 狂 銌 風暴雨的午 君 , 他 已 一經在 後 , 車站 我 乘山 的 月台上等着了 手線的電 車 , 來到了 o 這樣 月黑 的 雨 天 9 用 , 爲 電

1 找 房 辛 而 害得 朋 友 來車 站 等 候 , 貿 任 有 點 過 意 不 去 o 但 胜 天

晴天) 誰 知 道 僅 僅 隔 了 夜 老 天就 穟 得 如 此 म 惡 呢 1

我 面 説 着 對 不 住 他 的 話 , ---面 走 出工 木屐 聲 嘈雜 的 並 站 Q 間

好了 房子 的 地 點 再 說 0

君

告

訴

我

•

今天

因

爲

雨

太

大

不

館

去看

房子

,

現在

暫

蒀

到武

田

君

家

商

量

給

這 兩 句 話不 雷 在 我 的背上 盆 冷 水 似 的 全 身 打 1 個 冷 戰 ! 因

為有 個 病在 醫院 的 女朋 要 和 我們 住 在 塊 , 明 天 就 出院 , 房

子 是 非 在 今天 找 好不 可 的 o 然 间 做 嚮 導 的 人 不 願 意 , 间 自 己 叉 路 徑 不

熟 , 有 什 **麼辦** 法 實現 自 己 的 希 望 呢 ?

浓 服 全 被 ·雨 打濕了;開了 1 . Ц 的 及鞋 , 也 像 破 船 般開 始 店 瞅

阴

明

地 流 進 水 來 . 2 於是 ---雙脚 郊 被 淹了

五 分 鏠 的 公 尖汽 事 , 叉 把 我送 到 了武 田 君

不 人,竹 內樣 也 一來了 ,於是我 們 四 個 人 開 T 的 一個 家裏 會議の 0 房子

兩 過條件 , 誰 都 說太 難 J , 恐怕 找 不 到 這 樣 如 意 的 房子 點

和

其

他條

件

,大

致

都

規定

近好了,

但

爲了

'要有樹·

木

和

「窗戶

问

簡

道

的

地

爲 什 逐一 定要窗 戶 向 南?」 他 們 問 我 o

無論是夏天或冬天,南風總 是好 的 o L

這是我簡單的、 直截了當的 囘答

『那麼是要湖南的風呢 ?還是福建的風 ?

我知道 他 。們是在 開玩笑了 , 因為特 是 福建 的 , 所以 他們道 樣 問 0

既然是南風,當然是從湖南吹來的

他們聽了我似滑稽而非滑稽的答覆後,都笑起來了。 c L

『那麽,你有「鄉愁」 嗎? 岡崎君問 0

『沒有,我是以四海爲家的 ,從來不知「鄉愁」 是什麽

0

說了這句話後,不知怎的 心底裹反問了自己一聲。 ,大家都靜默了幾分鐘。我 『真的我沒有鄉愁 對 着 火 鉢裏

熊熊燃着的炭火,不覺在

嗎?』

मग 湖南 的 風 , 多既富有詩意的 句子 0

坐在漫漫的電車上,我想起了湖南的風

o

龠

部

地

聽

松

濤

,看

流

雲

Q

但

将却

和

我

相

反

,

他

需

要

動

0

當

我

IF.

看

着

呵 • 湖 南 的 風 > 是 那 樣 地 溫 和 • 那 樣 地 吹 得 令人 陶 醉

去 年 的 春天 > 我 過着 不 能 以文字 形 容 的 幸 福 日 子 0 幾 平 o 何 天

都

是

道 樣 , 當 特 挾 着 書包 從 劑 校 囘 來 後 , 我 縋 要 求 他 同 我 去 郊 外 散 步 , 他

筆寫 和 我 文章 做 的 工 c 作 但疲勞 雖 然 不 是 是 同 樣地 樣 , 咸到 (他 的 整天拿着 o **泥且** 他 粉 筆教 為了 採 書 集 我 標 本 整 天 , 拿着 更 高 朗 興

跑 到 野 外 去 o

迎 着 溫 暖 的 南 風 2 拖 着 疲 倊 的 脚 步 , 慢 慢 地 逤 談 遊 走 地 不 型 來 到

飛 T 緣 舞 的 樹 脊 媩 蝶 然 的 , 有 山 沁 坡 人 ø 心脾 在 那 的 兒 花 , 有 香 , 雄 在綠 壯 的 茵 松 的 濤 青 , 毯上 有 小 , 鳥 我 的 縋 歌 喜歡 唱 , 有 坐下 翮 來 翮

隻美 後 特 的 **囘來將** 的 玻 軀體 期 麗 瓶 的 裏了 粉蝶 比生時還要美麗 這些為科學而儀 0 , 最 Æ 初 和 **花**見 我對於這 性了性命 ,可愛, 接 吻 種 時 行 , 值得愛惜 的 寫 他 可憐蟲 , 却 未免 用 捕 製成標本後 雌 ·於是後來 有 點 絧 撈 域 **冰放** 到 不 忍 , 在 , 覺得牠 我 な後 置 也慢慢地 有 來 青 何死 看了 酸鉀

主 義 一慈悲 心腸」改變了, 這最大的 原 因, 不能不歸到 変 的 上 面

軾

助

他

撈

漁蝦

,捕

蛾蝶;為了科學的

原故,竟把二十餘年來的

一一人道

我 高 歌, 走 到 時而 野 外 躺在草上,看流雲變幻,聽蛙鼓催春 • 我才恢復了本來 面目 ,恢 復了兒時 , 的 時而臨風 天眞 o 我 飢舞 長 赋 , ,

低低地吟着:

審歸何處?

若有人知春去處, 寂寞無行 路 0

喚取歸來同住 0

除 **春無蹤跡誰** 非問 取 黄 飅 知 , 0

因風吹過薔薇

百轉無人能解

١

其實那 時並不 是春

我採的 野 花,有時比特捉的 已歸去, 我 蝴蝶還多。經過菜園時,總要買兩把 只是喜歡念這首詞 丽 已。

青菜帶 着走 间家時 回去 。當黃昏的暮鶴罩上了歸路 ,不知曾經惹過幾多少男少女的羨慕 ,我們從大街上並肩着 , 孩子們的歡 微微 呼

來看 他們 ,他們捉了這多蝴蝶,還有花!」) 見了我們手裏的 花和蝴蝶 ,總是這樣大聲叫着 ・一咧 !來看 ,

快

更值得我囘憶的是放風筝。

從書 房 兼 寢室 的 窗 口 望 過 去 , 是 妙 高峯 通 天心閣 的 環 城 馬 路 , 瀢

在 以前 是築有城牆 的 地 方 0 每天下 午 Ēŭ 校下了課 後 ر __ 除除 的 男孩 女

孩 • 何 人手裏拿着各種各樣的風筝爭先恐後地跑上山 坡或者 馬路 上 法

比賽,看誰比誰放的高。

笑

o

她是個年齡比

我小兩歲的

大孩子

中年了 母 候,除了用泥巴做 子們手裏牽着的 般 親用二丈多的藍布纏着 的 有時寫文章寫得疲倦了 紙為 ,還沒有嘗過放 映 進 , 服 、菩薩 像蠶 睛 , 我 ,用笈 風筝的滋味 絲 羡慕 我 那 兩隻脚 麽 , 得幾 刀在 細 偶然站起身來伸 的 地 乎 繝 0 , 下挖地 要流 和他 子 開始過痛苦生活的 , 們那麼大的 下 和 洞教 别 淚 翔 來 仲腰 一灰 在. O 想 华 年紀 飯 空 到 ,不意猛然 自己 中 時候 吃以 的 2 我正 如 , 0 外 今 像 ,住 地 快到 蜻 小 是 時 被 弦 蜓

在 偏 僻 英 鄉 • 村 你高 的 我 興放風箏不?我們也去買一個 , 簡 直 連風筝這名字都 沒 有 聽 來放吧 説 過 0

有一 天太陽正照着 我發熱的時候,我這樣用試探的口吻問三嫂

121

買了 ,惟 我 、根本就沒有放過風筝,自然很高與來一下, 恐 你笑我太小孩氣,所以一直 到今天還沒有 說出 我早 來 就 想邀 O

聽了 姚 高 興 的 說 話 , 內 心裏處到 輕微 的 悲 哀 0

絲毫也 不躊躇地 個 所 謂 成年人是這般可 ,我 倆 即刻去買了一個二十四 憐 的嗎 連 放 風 筝的 個 鲖 自由 板 個 都 的 沒 有 風筝

?

0

來。 (因爲在小巷子的舖子裏, 只有這樣的 便宜貨。) 爲了 伯特 和三

哥囘 來找不着鑰匙開門 , 於是寫 1 個 1紙條貼 在 阿上 •

要找我們, 請到魔台上去 0

英拿着風筝 ,我拿着繩子, 兩個 人邊笑邊跳地跑上了妙高峯的小

1]] 坡

o

有些女人男人見了我們

,

總是不約而同地用譏笑的眼光凝

视

你去

0

大人 着 , 談 ,沒有华點 着 0 我們 在這一 感 到 差 刹 耳论 那 和 不 間,似乎 安的 表情 自己變成了孩子,完全忘記 ,只 是天真 地 笑着 , 在 暖 和 1 是 的

陽 光下 快步 地 跑 着 :0

把 我 們 自 己 用 粉 紅 **E** 的 紙 做 成 的 尾 巴 一繫上 去後 , 就開 始 解 下

放 起 來 o

不知怎的 っ風箏老是 放不上 去, 有時 根本 放不上去;有時 放 上去

J • 在半 空中 打 1 ন্থ 個解 斗又掉 1 下 來 3 我總 怪風 不 好 , 所 以 沒 有 法

困 子 美能 駕 駛風 也 沒 有 箏 0 但 别 的 孩 子 們 為 什 麽 個 個 都 是 放 的 很 高 贴 ? H.

點

孩 子 們都望着 我們微笑, 但我們仍然不咸到 害羞 ,反誠

悐

地

,

譧

虚地向他們中一位比較放得好的孩子請發

o

『我們老是放不上去,請你告訴我吧。』

那孩子走近來,拿起我們的風筝一看,沒有說話,就哈哈地笑了

茂路 。

「你們把繩子緊在風筝的背上,難怪牠放不上去。」

旁邊看熱鬧的 孩 子們 , 也 都笑得在草地上 打渡 這 時 我 的 臉 上羞

得發燒,而英也臉紅紅地低下頭來了。

我 們是 一對 可憐蟲 ,生在二十世紀時代 ,却在鄉間過的十八世紀

的 生活 ° 切城 त्ता 中 的孩子們的玩 具 • 教育 9 以及一 切的物質享受

我們在那時是連夢都沒有夢見過的

o

那孩 子替我們弄好以後 , 我開始照 着他們的方 法實行 起來 , 果然

風箏像輕 燕似 的 飛上去了 0

繩子要緊緊地抓在手裏,慢慢地鬆 , 不要鬆得太快,不要鬆的

太多 ,要先將繩子向自己身邊一拉一 拉的 , 然後才慢慢地鬆過 去 0

他

那孩

子,不,

應該

說我們的老

溮

又教給我

們上面

那一

段駕駛

風筝 的方法 , 自然我們是有 説不 盡的 感 激 滅 在 心 頭 的 O

特囘 來跑上晒台一看,沒有看見人,只遠遠地發現在妙高峰的山

坡上 恰好那時三哥 っ有 對 似乎 也下課囘來了 像我們的 影子, ·,於是: 他俩 但 他 不 相信 同 來找 我們 我們 會真的 O 去放 風 第 O

他

們

般,只管拚命地

鬆繩

子。

因

爲順

風的

原故

,

風筝

竟 達

到

1 與 雲

三哥遠遠地就大聲地叫起來• 「岡猛子 (我的名字)不怕害羞

這大的人放風筝。』

特也用手指在臉上畫着 ,我和英假裝做沒有看 見

接界的 地方 ,最後只看到一點黑影在天頂上浮動 ,孩子們都一齊叫

着:好 一好 ~!好!

快樂和 驕傲 O

這

是我們風筝技術的成功,我和英相視

笑,這笑裏含着無限的

直到 黄骨 遮住 了视 線 ,四個人才被嫋嫋的 晚風吹囘家來

o

阳 • 湖南的風,是那樣地溫和,那樣地吹得令人陶醉 0

,

元

且

燃給思 難 中 的 朋友靜芬

静芬 : 與 其 說 時間 過 得 太 快 , 不 如 説 過 得 太 慢 0 唉! 淔 兩 年 來

我

與不 七個 华年頭才能 知有多少欢咬緊牙關恨日子去 和你見 面 呢?唉 静芬 的太慢,可不是嗎?勇敢的南 想到 這裏,我就氣憤 , 我 湿要 恨

!

,

不得 二拳 打開 丁那些 一緊鎖着 的 鉞 的 樊⑪ , 解救 出無數受着苦 難的 兄 弟

姊 妹 們 出 來 , 大 家 共 同 過 着 歡 樂 的 年 1

常 提到 年 , 你 總 不 能 忌 記 九三 \overline{O} 年 的

那是大雪紛飛的早晨,我縮着頸,駝着背,披了一件破大衣,凍

元

且 吧

1

得鼻涕直流地來敲你的門

0

『誰?』這是你脆弱的 際音。

『我,阿冰呵!』

門開了,你見了我滿身的雪花,連忙說:『快脫下大衣吧,雲要

幣與裏面去了。」 『那麼頭髮上的呢?』我笑着問你

0

『我來替你一根根地擦乾吧。』

說着,你就用手巾輕輕地在我的頭上拂着,我更笑了:

『這不是更把雪弄到我的肉裏去了嗎?』

「小姐爲什麼不坐車?落得滿身雪,怪可憐的。」

這時王媽已端了 一杯開水來了

割 小 姐怪喜歡玩 雪 , 她 是故意要在雪上路些 脚 FP ,所 以

走

1

其 實 ,聰明的靜阿,你 口裏雖然這樣為我解釋着,其質你的心中

何嘗不明白我爲什麽甘 願冒着 ?

吃飯

11

這是

多麼緊要

的

關

頭

PH

!我害怕,

與的

我生怕

你

將買米

的 錢統 統花在 元 旦 這 餐飯 的 Ŀ 面 , 那 麽 明 天怎 麼辦 呢 ? 字 而 好 ,

王媽端出來的菜除了一小碗洋山芋紅燒肉外,就是一小碟芹菜炒牛肉

絲 , 碗蘿蔔,一 碗白菜湯 0

冰,我們的朋友是不計較吃的吧? 今天太不像過年了, 然而 的

確是為了過年才辨遺許多菜的呢。

當你慘然地坐下來時,我和萍都笑了

「爲什麼要說 這樣 的 話 , 鲱 道 我 們是來吃菜的 嗎?」萍 > 似乎

帶

着

生氣的語 氣說。

世 天的 今天起一步 界的 写 真 的 相聚 沒 有 ,是有很大的意義的,我 ,說這 飯 步 地實 吃 不 麼兩句蠢話有什麼意思呢?」我 現着 能 過 我們理 年 的 人 想中所 都 能 過 們並不需 要過 着快樂的 的歡樂的 要過 元 也接 且 目 年 前 , 着說 吃 的 1 那 年 我 們 • 種 , 全 而 -切 中國 希 我 們今 用 望從 勞 全

與

JE.

的

年

力換

來

的

美麗

的

酒菜

2

我們

要盡

量地

狂飲

呵

那

時

候

我們才能過

『對了,對了,我們的年在未來,我們的快樂也在未來!』

萍這樣說了之後,你與奮得快流出眼淚來了。

『媽,我還要肉呵!』

定然尔内三歲宇内亥子果果申出反宛至

突然你的三歲半的孩子狸狸伸出飯碗在叫你。

『不要吃了吧,寶寶,吃多了不能消化的。 **』你一面用筷子夾肴白**

『趕快吃吧,快要冷了。』 菜在哄他,一面又連忙向我們說:

唉!靜呵 ,你那時曾想像過我的心情沒有?我是多麽ご痛呵!為

睛, 了肚子的飢餓 想到我們吃了之後還有老媽 ,我自然想快點吃,而且多吃一點。但是<u>學到孩子的眼</u> , 老媽吃了之後還有中飯 , 還有晚

上.....

「吃飽了,這白菜與比肉還要好吃呢 0

而用匙羹送了一大口在嘴裏 O

「得了吧,不要嫌氣,吃點肉吧,雖然只有一點點 , 但在我們是

多麼寶貴呵!」

你 又說蠢話了,於是又挨了我們一頓罵 0

靜 , 那 次 的 印象給我太深了 • 仕 麽 我都清清楚楚 地記 得 , 無 論什

麼時 候 ,只要人 家一 提 到過年, 一九三〇 年元旦日的 景像便闖 進 T 我

的 腦海 ,立刻我就 一幕幕地 囘億起來

唉

,

那時更傷心的是可憐的

兩個孩子!小雷雖然只有幾個月,什

132

7

洋娃 裸 废 裸 都 不 娃 0 懂 ,我 他 ,哭了時只要 聽 要小汽車, 到 外面放 鞭炮 奶媽 我要糖吃!……」 喂她一點奶就 ,便大聲哭着:『 沒有 而 你回答他的 媽媽 問題 ,我要放 2 呢 最 難對 ,不 炮 付 是 9 我 瞪 的 着 要 是

他 那裏 懂 得 你 的話 呢? 大眼

腈

, 便

是說一

聲·『你等到我們的世界來吧

一」。唉

一可憐

的

孩

子

>

龠 啊 , 九三三年又將過去了 ,再過三天又是元旦, 你 將 怎樣度

以 那 過 前 麽 那 你 還 天呢?前天你還來信說 强 當然不能有像 可 是在 這寒冬歲暮的 一九三〇年一 裸裸 時 沒有衣 般 候 的年 也 許有 可過了! 穿,要我趕快縫 點傷威吧? 雖然 我 可 們 件 的 憐 的 希 寄 望比 小寓 來

,

還 不知如何地在活着 ,……唉!

簡,大家不要難過了吧,我們想到:

「我們的年在未來!

我們的快樂也在未來!」

媽

昨天接到一個朋友思庚從上海來信 , 裏面有一段話是關於李媽

By ,我看了以後很是難受。

『前天在街上無意中遇着了李媽, 她非常想念你 , 並且說、 姚去

拥你的通信處,我因為小本子不督帶在身邊,沒有告訴她 年沒有同你囘湖南,很對不住你,要我寫信給你時 , ជ្រ 你 道 ,姚說明天 歉 • 同

時

去找 我,還要很詳細 地詢 問 你的 生活狀況呢。

九三一年的春天,三哥的愛人魔英從廣州來到上海,他們住在

善鐘路,我第 布笑嘻嘻地 向 我招 呼 的 娘 姨 0

一次去拜訪他們的

新居時,就看見一位前胸圍着

塊白

你找那一個?」

聽她說話是湘鄉音,我忽然像在異國遇到了數年不見的親友一般

的愉快。

我找我的哥哥謝先生。

你貴姓?」

這

問與問得太豈有此理了, 但我並不生氣

,

我很幽默地囘答

她。

『我哥哥姓謝。』

哈哈哈 ,她自己大笑了一陣之後 ,連忙向我說着對不住的話

引

我走上丁三樓 0

這天晚上我在三哥家裏吃着李媽做的湖南菜,太好吃了,我一連

吃丁三碗大飯 。一面吃,一而羨慕他們找到了這麼一 位能幹的娘 姨 0

『岡猛子,不要打主意 ,李媽是不能讓給你的,你想家鄉菜吃時

就 來道里好了。」

三哥開玩笑似的說着,我和英都笑了。

不 久 , 他 們 囘 長 沙 去了 ,李媽 從此 就 隨 着 我 過 生 活 , 她 有 個

特

性 • 就 是不 喜歡 主 人 時 時呼 晚 她 , 政 者 盼 附 這 個 , 吅 寧 那 個 , 地 在

邊已有六年 的 經 驗 , 抓 論 做 飯 • 洗 衣 • 買 菜 • 打掃 房屋 , 都 有 定

時間 她 不 奉 承主 人 因 爲 個 性太强 不 肯屈 服 的 原故 好 幾 次 被

O

3

,

>

人

的

外

家群 退了 O 但 爲 T 她 做 的 飯 茶太 好 吃 • 也 有 幾 處 舊 主 腳 常 來 信 叫 她 去

的 o

從來 不鎖 她 的 衣 的 服 ٠, म् 穿 得 是 非常整 連 塊 布 潔 片 , 床上 都 沒有 老 失 是 掉 鋪 過 着 雪白的 0 毯子 0 我 的 箱

子是

若 説 起 李 媽 的 身 世 來, 也 有 相 當 的 悲慘 0

她 是 從 封 建 家 庭 逃走 出 來的 • 爲 T 和 丈夫不 對 , 連 兩 蔵的 兒子 都

不順

,毅然决然地逃到了長沙,

叉

到

漠

口

分谷

來終於來到繁華

1

o

她 娘家 什麼 人 都 沒 有 , 婆 家 有 個 老婆婆和她 的 兒子 , 湿有

要了 的丈夫 0

她 已 經出 外六年多了,只 囘去過一次,兒子 已經長大,在 鄉村 的

工 個 老 小 婆婆 學校裏讀書 很 康 健 O 本來她 有 時 11 家是 可 以 什 打幾雙草 麽 都 沒有 ·鞋賣 的 , 主要 但 她 的 丈 是 夫可以替 李媽 毎月 人 各 做

,

工 錢 囘 去 , 因 此 他 們 幾 個 人得 以 勉强 生 活 Ó

,

,

李 媽 很 愛她的 兒子 ,幾次在我面前一 談 到就痛哭起來。 尤其 那次

當 我 人動身回 家時 , 她難過了 浅天 O 因爲 我要路經她的 門首 • 姚記 我

的上海

塊 帶 許多東 錢 0 這 西 IL 一給她的 都 是 她 华 孩 子 年 。 來 用 面有 勞 動 __ 得 個 來 町 的 子 收 穫 和 兩 O 包 她 糖 自 己 , 叉帶給 很 省 , 她婆婆十 個 淡慕 錢 也

不用 她 , 我 0 有房子住 想假 岩 和 她 , 様地 有飯 生活 吃 。巴 • — 解决了生活 定沒有這 樣多的 的 最 大部分 煩惱 ラ有 o 時 我

有了 **空開** 時 她 便 和 我 談 幾 分 鐘 的 話 0

謝

小

姐

:

我

Æ.

|漢

作

工

時

的

那

位

主

人

点

好

,

他

是

由

俄

國

囘

來

的 , 他說 那 裏的 人 何 人 都 有 飯 吃 , 都 有 工 做 , 沒 有 遊 手 好 開 的 人 , 沒

有 闊 人 ,大家 一律 4 等 , 什 麼 人都 要 做事才有飯吃 0 她 這樣笑嘻嘻

班 對 我 說 Q

喝 , 那 麼 他 待 你 好 嗎 ?

好,和他一樣,只是身體常常害病。他告訴我從前在那個 做六天工就休息一天,現在已經改為做五天工休息一天了。」 「他待我很好 , 有時我忙不過來他就來幫 我做 , 他 國。 的 太太 数的工人

「是這樣的嗎?李媽,你倒記得很清楚。」

「他還告訴我 . 女工有了孩子的都有人帶, 呵,那是叫做什麼院

「兒童公育院,托兒所。」、我忙替她說下去。

「我忘記了」她還是沒有聽清我說的 兩個名詞。 「裏面都是帶孩子

的,而且女工 經來時也可以請假 每逢生產的 小姐 前後都 ,那 其 好呵 可請 個月的假 ,工錢還是有的 ,月

o

!

也很

接 着 是 我 告訴 奾 中 國 的 工 人 生 活 是 怎 樣 地 痛 苦 , 怎 樣 地 受 帝 國 主

義 的 主 9 人參 資 本 親 家 的 過 工 壓 迫 厰 , 但 而 這 我 前 此 似 次 也 乎. 帶 她 她 都 能 去 參 理 親丁 會 0 申新 因 寫 她 紡 織 狂. 紗 漢 脈 口 時 因 曾 此 随 她

人 的 生 活 , 她 已 繆 知 道 1 點 O

,

Ö

X 軍 攻 上 海 時 , 她 天 天 要 隨 我 們 到 前 綫 去 看 護 傷 兵 去

她氣 國 主 義者 得 面 如 的 野 死 **極無** 灰 , 忙 理 跑到 伽 曬台 悲痛 Ŀ 被 去 榆 看 殺 是不 被 火 是又 燒 的 /炸毀了 同 胞 房屋 蘠 到 大砲 Mi 燒 得 颖 時 通 天

,

0

,

,

她

痛

恨

帝

通 紅 O 總 之, 她 是 個 在 娘 姨 的 隊 伍 中 有思 想 的 員 0 如果 經 過 相 當 的

訓 練 , 説 不定 她 還 是 個 革 命 的 戰 ELI 員 0

有 時為了 想 念她的 兒子 , 同 時 也 許 有點 性 的苦悶, 她 常常 晚 間 失

II

眼。

李媽,為什麼你不愛一個人呢?」我曾好幾次這樣地問她

我愛什麼 ? 1 我 已經 這樣大的 年紀 1 而 且第 個個

丈夫已經 使我苦痛到這個地步 , 難道我還再去找第二個害我的丈夫

嗎?」 姚正言厲色地說。

「不!從前是你家裏替你定的 ,他的 性情, 你不知道 , 所以兩人

合不來;現在任你自己去選擇, 當然 可以找到 個使你滿意的人。」

我很正經地對她說。

唉 , 第了 į 我這 一生再不想嫁了, 世界上的男子沒有一個 好

的

我只願過兩年帶我的兒子出來送他讀點書

,認識幾個字

,

発得和

o

我一樣像瞎子似的受苦。」

「那麼,你打算怎樣呢?」

报 嗎?沒有什麼,假若我積了幾個工錢就和兒子開個小店,

辦

不到 , 就照舊替人家做工 , 年老了不能做工 一就讓她餓死或者病 死好

100

「不要這樣說,李媽!」

我看見她的淚了,唉!充滿了她的雙眼的淚呵!

但是我無論如何要生在外面 ,死在外面的 , 將 來我連做了鬼都

不願囘到我的故鄉去!」

我知道她的痛苦,然而我用什麼來安慰她呢?

她 需要孩子, 我想她此生也許不會再找丈夫了 ,孩子真是他的命

根 , 飑 一定不能丟掉非帶出來在 自己的 身邊 不可的

鄉 海 時 走進 一房子 時 o 她 便問

記

得

我那

次從家

囘到

<u></u>E

,

初

,

我

o t

他 想我沒有?我給他的東西他高與嗎?他有多高了?是從學堂裏喊出 小姐 ,你看見了我的孩子嗎? 他穿什麼衣服 ? 瘦不 瘦? 你 問

來的 嗎?……」

我 雖然覺 得 她 問 的 太噜囌 2 但 想 到她爱孩子的 心 是如 何地 深 刻

枏 便很 耐 The state 地 표. 一十地告訴 1 她 0 她 面 傾 聽着 我 的話 ر <u>ٺ</u> 面 服 淚

如瀑布 似的寫了下來, 結果弄得我也流下淚來了

九三三年我在厦門中學教課,李媽從天津回到上海 , 又從上海

來到廈門 O 我知道她並不是找不到事做 , 丽 是 她信上說 的 • 一))) 小

姐 , 我實在捨不得離開 你 , 在 天津 時每晚都夢 見你 , 現在 來到了

高興 ,我 願意 個 I 鏠 都 不 要 永 遠地跟着你在一 塊 0

上海

替一

個

在

銀

行

裹

做

事

的

王家

做工

,

郁

月有

六

塊錢

,

可

是

我不

常我 正在 九 組上 一課的 時候 ・門房 三三慌張地走來找我,他生怕學

生聽到似的輕輕地說:

「有位從上海來的李媽,謝先生認識嗎?」

認識的,你帶她到我房裏坐好了。」

『還有幾件行李。』

『通通搬到我房子裏去吧。』

下了課,我很快地拿着粉筆盒和教科書走進了寢室

『李媽,你剛到為什麼不休息一會就做事?』

進門就望到 她 在 用臉盆洗我換下來的襯衫和 手 帕 , 我赘訝地

大路

叫了。

「謝小姐, 你好嗎?一個人怪可憐的,要教書又要洗衣服,你看

0

桌子上的灰塵總有一寸厚 『李媽,你帶這麼多行李來幹什麼?』 ,抽屜裏也是氰七 八糟的

我嫌她咆膝 , 放意 把話題轉個方 [ñ]

Ø

『並不多, 網籃是空的, 只替你帶來一點你愛吃的菓汁牛肉和蝦 ー 眼睛有妨礙。」

米 > 還有特地從天津帶給你的 二十 個 松花 o 呵 , 還有 個 痰盂 兩雙

飯碗和電燈泡。」

李 媽 口裏說着話,一 雙手已經把東西一 件 件地從網籃裏搬出來

7

我見到痰盂 和電燈泡 ,幾乎連腸子都笑痛 T ,我說 出阿

木林

個字來之後,就倒在床上不能起來。

什麼地方都要把他帶走的 『叛孟還是從你三哥那裏拿來的, 。飯碗是我們在上海吃過的 件很好的紀念品, , 自然要帶 無論 我到 來 o

電燈泡 是那 个六十支光的 , 晚上你寫文章時需要點牠 。光太小了 ,於

李媽是很聰明的 我 感激 李媽待 見見 我 到我外面的表情 的 具勢 和 熱 情 , 立刻了解我內心的情緒 但 提到上海 , 我 便 沉 姚姚 下臉

坐在我的身邊安慰我:

一過 去的 , 再不 要放在 心裏 , 從此你好好地開始 你幸 腷 的生活

她是這樣地了解我、關 心我,一 想到她用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血

开錢 ,從那遙遠的上海來找 我, 只 、要這 一點 , 也夠使我感激她了 o

去年當我們 離開廈門 到湖南 時 , 李媽忽然向 我哭泣 着 説 .

食,這里氣候還好,我再住半年之後就到湖南找 一部 小姐 , 我不 能 同 你 走了 , 厦中 的 廚子 你, 要 我 謝 和 小姐 他 辦 ,我 學校 的 一定 伙

來

連忙

的 0

這 時 我才 知道 李 媽 己經找 . 阻丁費 象 可 .且. 這 對象 ,不 用 說 就 知道

是誰 o 我為她慶幸, 想 她該從此沒有苦悶了 O 誰 知 兩 個 月之後 , 她從

也 許 和 她 的 変 人 誾 翻 T , 否 則 何 歪 於 這 麼快 就 囘 Ŀ 海 來 呢 ?

上海

來信

,

説她

间來了

,生

活很苦,

要我寄幾塊錢去

0

這時我猜

想。 她

我 很容易忘記 十 塊 錢 寄 去 丁她 後 杳 無 。昨天看了思庚 音信 , 也 不 知 君的 妣 收 到 ,曾經陪伴我經 1 沒 有 , 在 **9**化 中 生 年半 活的

信

過

,

顯泊生活的 李媽底影子 ,又深深地浮 上了 我的腦 海

九三 Æ. 帝於東京

悼 廬 隱

房東送來一 份中 報 Q 拆 開 來 , 照例 先從第五 張

然,「廬隱死了」四

個大字

印進

我

的服筛,我以爲自己看錯了題

9.

或老

自由

談看

旭

,

突

帝 是同名的死了! , 我該不 是在 做夢 仔細 pp ? 看 ,果然 我 的 心 是和 戰 便起來 我有 過 1 > 眼睛 度交情的虛隱死了 源。遊 是些廣隱 的 影

子在 晃着 • 快樂的 • 憂鬱 的 • 沉 靜 的 • 基 至 連 那 次 在 四 海 春 喝 醉 1 酒

的 廬隱 、在民國 日 報 沚 打哈 哈 在 我的 小房裏 廬隱 ,通通 來到

我的 **服前了!**

我 和 廬隱認識 , 是在 一九二九年的 春 天 o 那 時 我 和 小鹿 在 編

輫

=

杯

叫

3

叉

怕

妣

北 平 凡 婟 日 報 副 刊 • 她 和 小 雁 是很 好 的匀 朋 友 , 因 此 常常 來 報 館 談天

α

只 但 有 我 我 們 們三 第 人 次 見 0 妣 面 和 , 湿 小 鹿 是 在 都 是 四 海 何 喝 春 酒 0 的 道 天 • 我 是 許 看 小 到 炎 她 先生 那 種 請客 杯 , 女 口 賓 像 就 夏

天喝汽水一 般 的 情 形 就就 财 得 置 目 咋 舌 Q

來! 我們來敬這位遠道來的 新朋 友小 兵三杯 !

小鹿

成敬完了

酒後

3

第一

個

站

起來敬

我

酒

的

就

是廬隱

,

浌

那

時

凤

爲

難 極 1 , 要 想 拒 絕 她 , 我 們 是 初 次 見 面 , 於 面 子 有 點 過 不 去 ; 索 性 喝

毎 入 來 三 杯 , 那 以 可 糟 爲 了 我 1 也 幸 利1 而 她 急 樣 極 生 酒 計 量 ,我 大 假裝 再 有 病 杯 不 能 别 3 喝 酒 , 只

,

來

三

•

的

人

也

跟

着

能 接 受 一杯 ,其餘請 小鹿做代 表 0 後 來居然她 兩個 人 四个 得 塌 糊 途

大笑大鬧,一

她們 囘去 0

這一 次我們沒有談什麼 姚 只問了些我當兵時的情

形 o

「祇要有機會,當然去的!」

「現在你還想當兵嗎?」姚笑着問我

0

「我佩服 你,我是沒有這種勇敢的

0

「當然,你怎麼捨得你的 小廬隱呢!」

小鹿這句話又引起了姚的悲哀,於是她立刻沉下臉來嘆息了

又是一天下午,她來報館找我們玩 ,三個人坐在 我那間編輯室棄

寢室、會客堂

•

休息室

,

有時當食堂用的

小房間裏,吃花生

剝瓜

直到下午五點鐘,(飯是十二時開始吃的。)才叫車子送

小鹿

是慣於開玩

笑的

,

她

進

門

,

就

収

笑

她

o

子 0 小 雁 提議 要姚 將她寫給 李唯建 先生 的情書發表 っ、地 笑着 說 : 一那

有 仟 胚 闊 係? 發 表 就 發 表 , 不 過 慢 ---點 , 也 許 我們 不 能 成 功 呢

O

哈 哈 哈 7 叉 是 妣 的 笑點 0

我 自 從 知道 她 的 丈 夫 死了 , 廬隱 整天過 着 以 淚

洗

面

,

以

酒

消

愁的

生 活 以 後 • 我 便替她 擔 髮 , 聽 到 小 庭 說 姚 有 1 新 的 小 変 人 , 我 才 爲

奾 慶幸 旭 來 0

叉 是 個 熱得令人 要自殺的 夏天午 後 姚 叉 來找 我們

,

談天

o.

這 兩 天你的· 小愛人來看過 你沒有?」

唉 , 也許 是一 幕悲劇呢 , 我知道 一有許多人會說我的閒語 , 因為

我是個生了孩子的「老」母親 , 而他只能做我的 小弟弟 0 但 • 管牠媽

的 戀 **愛是自己的事,怕** 别 人反 對幹什麼?」

曲 妣 道幾句 話裏 , 我 看 出 1 她 內 S. 的 矛盾 O 方 面 在 願 慮着

社會

的閒言 , 方面 正被愛之火焰燃燒得厲害的她,又想不願一 切地 過着

勉 的熱戀生活

開話?只當牠放屁 ,你只管愛你的好了 o 廬隱 ,我贊 成 你 們早

偶恭扱。」 小鹿 說 0

個人連戀愛都沒有自由 ,簡直就不要做人了!」我也正言厲色

地 說 o

我那時雖和她認識不久,但也很懂得她的心理,了解她的為人。

雌然她的思想和我不同, 但在友誼上,我們是有相當的好的

1

搬進

不久,報紙遭了厄運,以過激的罪名封閉了,從此我和小館

了女師大,而廬隱也不常來了。

從那時一直到現在 , 我們就沒有見過面, 現在是永遠不能見面

丁!唉!

是前年的冬天,我到三德坊看小鹿 ,她對我 説 :

『小兵,你快去看看廬隱吧,前次她來還在問你呢。 **她現在怪可**

憐的, 你去看看她吧。」

『怎麼?怪可憐的 , 她不是已經和她的小愛人結婚了, 生活得很

幸福嗎?」

我聽了說她可憐的話,不覺大大地驚奇起來

「結婚了雖然幸 脳 , म 是孩子不斷地 來 ,這就使姚苦死了!」

『現在生了幾個?』

『雖然只有兩個,可是已經……』

我知道底下沒有說出來的話是什麼。

『唉!太苦了!那比生孩子還要苦痛,還要危

險呢

0

『可不是嗎?她說 做女人真無聊, 太痛苦了,倒 是生不 如 死 0

家裏吃丁晚飯 我 好幾次下决心去看 ,再去看 廬隱 她 河 , 然後大家一同去看工部局女子中學的游 且有一 次竟約好了輝翠女士,先在 她

藝會 , 後來不知臨時發生了一件什麼事 , 我 失約了 ٠, 沒有到輝拳那裏

吃飯,但我們後來終於在會場碰着了。

「廬隱呢?」我問輝聲。

"就在前面,你看見沒有?咧,那位穿灰色旗袍的就是她。"

覺長嘆了一整。

順著她的手指去,遠遠地我望見一

幅消瘦的、憔悴的側面影,不

『你要不要找她?』輝奉問我。

『不要,這裏人太多,不好說話,還是改天我去看她吧。』

唉!誰知錯過了那次見面的機會,以後就永遠見不到她了!

九泉之下,也曾想到你丈夫和女兒的悲哀?三歲的孩子,雖 慮隱, 你個人是得到了解脫 ,永遠離開了這苦惱的 人間 然不知道 o 但 你在

你

是

死了

,

她

以

爲

你在

睡着

,

等下就会

會

醒

來的

o

但道

無

知

的

幼

兒的

一狀,更是多麼令人痛心呵!

廬隱 ,由於你 的死,使我億起了和你同病而亡的冰之-烈文先

是 多 麽渺 浩 pij • 不 是 死於 刀槍之下 便 是送掉在孩 子 手 災 0 我不 ·是樂 生的

故妻

0

你

和冰之都被庸器

所誤

,

想

起來與痛心

,

個

女人

人的生命

生畏死的 人 , 但劉 沚. 會曾經有相當貢獻、在文學上 有希 望的 人,

應 如 、此輕 輕地 死去 的 o 你 們的 死的確 是社 會的 個損失 pag

寫到

這裏

,

已

經

是

旭

更時

候り外

面正

下着大雨

,饗淆暴雷

,

我放

下筆 • 對着 電 光 閃 閃 的 天 望着 , 兩 颗 淚 珠 從 我 的眼裏掉下了

廬隱,如果你死而有知的話,該了解我此時的心情

•

櫻 之 家

爲丁找房子 ,不知花費我多少 時間 , 受過多少閒氣 , 記 得在 特沒

有來之前,我和雲影去找房子 , 老太婆出來囘答的 ,不 是說 不租給

中國人, 便是說不租給獨身的女人。 這些話不知引起我們發過多少

,

那才倒天下之大霉 牢騷,有時就氣得啼笑皆非。你如果要質問她為什麼不租給中國 , 她會亂七八糟地說中國人如何愛鬧愛吵 , 不講 人

衛生…… ……

是一 座精巧玲瓏的小房子 好容易 和 兩 個朋 友一同找著了櫻^一阿怕拖上(公寓之英語譯 , 外面漆的粉紅色 ,完全和櫻花的顏色一 音)。道

般 , 我最初望到 地 時,腦筋裹立刻受了一個大大的 刺激 • Piaj • 住

紅色 的 房子裏 該 是多 麼有詩意的生活 1

我 面 這 樣 想 着 , m 念着 這 房子的名字 • 一沙枯: 拉 阿 雷

拖

,太

美了! ·這名字· 太美了 , 如 果 有 房子 , 我 非 住 在 這 里 不 可 !

間 樓下的房子 他們聽了 我自言自 · 空着 ,於是我看了後立 語 的 話 , 都 哈 哈 大笑 |刻就放下定錢, 决定第二天搬 起來 ,房主 人告訴 我還有

來 o

下了 電車 ,走過 鉄路 , 就 是一 條 有 相當 熱鬧的 鄉 村 的 街 o 走 到

間 高聳入雲的 賣花 店 的 松 面 林 前 0 , 樹 你 是那樣高,筆直 會突然發現 個奇 ,而又整齊得特 蹟 , 網在 你 朋 別可 前 的 変 原 ! 來 因為 是 座

是

在粉

•

,

果 1 地 去 上 1 子 在 這 松 迅 的匀 此 兒 在 把 屋 , 樹 , 是 不 最 白 身 檐 速 風 後 和 肆 還 景 率 杉樹 最 但 业 _t 间 分 濟 Æ 樹 版 在 走 看 路 當 不 得 枝 人 的 人 , , 看 間 着 j: 留 太 最 31 Ŀ 原 行 徘 移 着 嚴 故 連 美 0 , 頂. 人 共 厖 動 人 重 的 麽 , 從底 質 加 豥 所 Ţ 好 着 T 的 這 上 處 , 道 以 , • 下 奵 個 TH 倒 路 四 , 景 眼 專 像 經 间 個 反 時 目 望 景 過 没 都 看 地 緻 且 然 過 時 並 從樹 有 非 電 是 是 > 影 常 自 穿 綠 不 去 什 陰下 他 似 算 光光 的 恨 麼 過 油 突然輕 稀 自 這 趣 的 油 森 奇 經 味 塊 的 嵦 地 林 , 非 地 過 , 皚 ---, 0 o 輕地 最 最 方 自 的 片 常 0 若 妙 有 有 己 冰 你 • O 亮 下 趣 遇 意 打了 的 如 曲 化 還 量 着 思 果 田田 樹 , • 下 天 HII 晴 是 簡 雨 的 底. 要 渁 是 下行 堆 天 天 到一樱之家」 值 的 , 積 介 不 自 冰 , j 弄 待 路: 已慢 走 條 在 你 人 得 太 忘 的 松 , 說 , 慢 你 枝 掛 壞 影 如 記

,

2

那 滿 頭滿 嬌 滴 身都 滴 的 是 即 笑 影 ,有時恰好 , 和 泛着 落在 桃 紅 日本 色 的 的少女頭上 兩 頰 , 與 有 描 ,或者粉頸 寫 不 出 的 上 美 麗 她們

是第二次下了春雪的第二天 , 我們從 森 林中 淵 過 , 走 到 华 途 , 生

塊忽然掉下來

,

差一

點

打在特的頭上

,

他連忙把帽子取下

來給

我鼓

上 , 自 己光 着 頭 在前 面 打先鋒,後 面 兩 個 日本男 學 生 , 看我 戴着 男人

他 的 們 帽 的 子 笑才真) 笑 得 是 塌 好 笑, 糊 塗 於是 , 我 並不 自己也笑了 · 覺得 女人 起來 戴 男人 O 的 帽 子 好 笑 • 而 覺得

常常 要 是 一經過 的 , 這 這 里 里 是這樣 0 寂靜 一個有 清潔自不待言 趣 味 的 地 方, 最最 路 令人 的 懷戀 右邊是神社 的 是黄 香 , 時 去 晚 郵

吹動的

松濤

和

在

清晨聽

到的

聲聲告春

鳥的歌唱

0

風

局

0

有 月亮 的 晚 上, 你經 過 這 里 , 定會不 知不 冕地 念 出 明 月 松間

照 清 泉石上 流 詩句 , 而 且理解那是怎樣 個 情 境

o

森林的旁邊有一灣溪水,這溪水永遠在潺潺地流着

,

經過

一深邃的

森 林 ,也經過粉紅色的房子

櫻之家」, 就在 山水 清 幽 的地方建築起 來的 0 裏面雖沒有

外

面

的

在東京 美 麗,然而 , 這様に 只化 便 十二元 宜 的 地方 是再 月 , 有精巧 也 找 不 到 的 的 書 0 齋 何 • 況早 腄 房 晨 • 有 廚 太 房 陽晚 給 你 醒 享 你起 受 ,

床 ,晩間 有清朗 的 月亮陪伴你 寫作, 只這 兩點 也值 得 我們留戀 1

然而 , 道樣 幽 靜 • 這樣美 麗的 地 方 , 我們 終於 離開 牠 了!

直到搬運 夫來搬行李為 止 , 我還在 猶豫地 對 特說 : 『不要搬了

呬

,這里太好了!」 當汽車走了半個多鐘頭之後,我好似在夢裏似的仍然回過頭來從

玻璃窗裏尋找那在 森林深處的「櫻之家」。

九三五・三月於東京

悲 鴻 的 畫

门门 號的下午,趙先生陪着 兩位陌生的客人來訪,其中有一 位穿西

裝的就是「人間大名」的徐悲鴻先生 0

來的 き 上午因課忙 已在樂學社開始展覽了 ,連報都沒有 看 。於是就在客人走後年小時 2 經趙先生告訴 方才 知道悲陽先生帶 , 我 便

和

楚珩跑到樂翠社參觀畫展,同去的還有一位蕭先生。

然敷了樂有 為丁要看畫 點 難 看 , 我 , 竟把 但 這 眼罩 時 我 已 揭 開了 願 不了許多 ,「那幾天我的左眼正害着病」雖 , 兩隻眼睛看 東西 , 縋 比

一隻看得清楚。

是第

一次參觀

呢

o

看

完了

所有掛着的二十幾幅畫後

,

我得

着

1

個

成

悲鴻 先 生 的 誰 , 在報章 雜誌 上發 表 過 的 已看 見不 少了 , 但 盐 展 還

想,正· 如一 般人 所處 党到 的 , 悲鴻先生的畫中充滿了力 • 充 滿 1 活

躍; .页 別人 他 的雏 不 [4] 調 的 是 是 加 在 İ 渾 然 的 , • 剛 不 健 加 的 雕 琢 • mi , 用 同 (i) 時 是幽 大 方 部 , 的 無 • 諭 悲 我還覺得 什 账 , 總 他 介人 的匀 扯

見就 精 那 痛 快 1 這就是悲鴻先生的 車 常 人 不 同 的 地 方 o

訓

大隊部

的

棋上

, 攜

的

那

匹來

得雄

壯

•

有

力!

那

是

他

在

+

分

鐘

內

用

他 是 以悲 馬出名: 的 , 但 不 客氣地 說 , 在樂奉社 展覧 的 幾 Du 馬 ,

(有從天空中 ·躍下來的飛 馬 , 也 有在飲 溪水的哀馬)並 沒有 像 在 武 鳴 軍

支粗 大 的 , 看 來 似 37. 不 + 分 好 的 毛 雏 莊 成 的 戰 馬 , 那 有 悲 壯 哀 情 的 臉

部 和 尾 巴 , , 令人 見 就 想 佩 好 槍 彈 , 跨上 馬 去 , 值 衝 入 敵 人 的 陣 營

和 殺 尾 他 巴 個落 的 花流 確 很 水 有 精 ! 這 神 幅畫 , 而 我 , 眞 們 站 是他的「力」作 在. 旁邊欣賞 的 ! 人 他 自己 , 更沒 也是 有 不 得 欽 馬 佩 的 他 臉 的 部

壑 術 天才 和 迅 速 有 力 的 鄭 術 手 腕 的 1

水 悲 中ゥ 樂 24 我覺得天目山的 社 的 盐 展 給 我 制 雲海氣象要比野渡好得多 象 最 好 的 , 還 是 那 耐 幅 山 , 水 無論 悲 和 站在 枇 杷 技巧 0 丽 山 •

色 制 和 取景那一方 面 來說 ,野渡都趕不上雲海 氣象 0 看丁 前者 , 我的

精 神 不 期 然 班 有 點 鮙 a 線然起: 來 , 好 像 自己 自經 到 過 個 這 樣 的 地 方

,

•

而 且 曾 經 立 在 那 望 下 去 不 知 深 淵 的 峭 壁嶮 崖 上 欣 賞 瞬 息萬 變 的 山 嵐

雲彩 , 忘記 丁自身 , 也忘 記 丁人間 , 整個 的 心 震 , 在 這 刹 那 間完全

近 陶 醉在 , 樹 的 大自然的懷 枝幹 太粗 ,而船叉太呆板了 抱裏了。 但當我看 到 , 沒有 野渡 時, 一春 潮 我總 帶 覺得 雨 晚 來 樹 急 的 位 , 野 置 太 渡

無人舟自横」的風味。

說 來 惭 愧 , 挫 於 誰 , 我 遠 是 個 門 外漢 , 自 然 不 會 批 評 , 寫 這 幾 句

話不 Ž. 是 隨 便 談 談 而 已 , 還 得 請 作 者 原 諒

悲鴻 先生的畫 , 無疑 義地 他 是出了「象牙之塔」的,他不 是為為

從莫斯 術 藝術 Hij 藝術 家 科 需 的畫家 要 镉 來之後 深 入 奉衆 。近 , 更 年 來 多 咸 多 到 他 的畫在思 產生 申 國 大 的 飛的 藝術 想 太缺乏 E 藝術 有了很 才 行 力的 大的 這 兒 轉 表 變, 現了 我 尤其 劉 I 於 中 悲鴻 國 去年 的

,

0

,

生 先 生 的 辛克菜 作品 的 誰 應該是 有 說過 點 小 取材於社 :『一切藝術 小 的 貢 獻 會 和 最 部是宣 , 大的 丽 且是 希 傳。 望 0 <u>--</u> 個偉

大的

藝術

家

,

他

所産

意 會 1 所 解 0 藝術 他 期 們 望 家 的 的 是絕 痛苦 劉 術 和 對 家 要 不 3. 能 求 他 寫能 更 要深 開 中國 現實 入大衆 現在 而 單 的 獨 的 環 生 隊 最大多數 境 存 伍 的 , 到處是 多 , 尤其 多了 • 最有 藝術 解 __ 價值 個 他 家 爲 們 的 大 的 的 材 生 歌 下 料 活 層 所 注 沚 3

o

,

,

水災

|爺! 階級欣 臉 紳 中國 午 T 解 自 的 藝術 的 己 , , 近年 使 汗 骷 Œ 的 髏般 賞的 藝術 澗 這 四 他 家 這 們 禾 示 來被帝國主 的 , 下 過 切 的 臉 変 他 , , 士: 更不 深 是 好 所 都 , 是悲 活 這 深 產 隨 , 屍 的 便 老 地 是 生 使 止於談 農民 義 打 打 的 頭 家 他 • 者 進 作 的 個 也 們一 大衆的 生活 品 被機器壓斷 3 题 很 小 懕 諷或 絕對 像 材 小 見就說 迫 逼 的 , 9 發池 大 वि 心 都 北 不 死 憐 3 买 腹 方 是 是 • 阿三 自己 ¥ 了手 的 引 個 0 , ____ 其 起 的 勞苦大衆 人 通 指的紗 實 的 引 大 資 的 , 盐 强 情 起 衆 本 用 , 很 家 他 越 絕 変 不 佔 好 廠工 們 早早 着 的 好 他 對 • 説 的 • 1 奸 的 不 的 妻子 已收集 人 這 共 滑 主 是 戮 • 悲 好 陰 瞗 供 要 衡 • 鴻 險 Bul 的 給 像 , 0 不 否 使 前 光 少 的 鋤 , 數 少 生 年 的 他 個 土 禾 陳六 的 餓 們 要 有 偉 聚 目 日當

使

1

閒

劣

大

質

视

死

際材 都 是 有 北 機 我 料 們所看 會 。我希望悲鴻先生 看到 悲鴻 到 的 先生 更 要有 的 在. 畫 力 最近的將 , • 有 而 且. 精 1 神 解那 來,有大量 ! 是表現 而 且使 毎 新 他 的作品 們 個 的 工 生 人 産生 活 , 毎 的 個 消 ! 農民

拿 瘧 這 的 廿 末了 幾幅 部份 , 畫去批 , 還要 還 有 評他 聲 他 明 的 的 西 整 句 洋畫 個 , 思 想 在 , 樂 我們這次都沒有 0 奉祉 但 展覽的 找 們希望 不 悲鴻先 過 看到 是悲鴻 , 生做 自 先 生中國 然 個 勞苦 不能

大衆 種 充 滿 'iij 藝術 丁生命之力, 家 , 爲了 充滿 挽救 我 了 們衰 hir , 充 弱 滿 的 中華 了 鬥 爭 民 族 的 葝 , 術 在 來 目 安 前 慰 , 需 大 要產 衆 , 鼓 生 勵 那

大衆!

最 後 , 希望悲鴻先生的畫 , 永遠是前進 的 , 站在時代的前 面為大

些

梅

雨

鬱 、煩悶和憤慨 個多星期以來, 老是下着連綿不斷的牛毛雨, 心裏充滿了抑 Q

是的 , 別 人在 雨天只有煩悶和苦惱。而我却有憤慨的!我詛咒道

曾熱烈地 雨似的 希望過 天氣 他 下雨 喚起了 但 我創 那是另一 痛 的 種 囘憶 心情 。雖然在烈 前 且我 所希 日炎炎的夏天 望的 是倾 盆的

う也

大雨 , 而不是絲絲的牛毛雨,記得我第一次踏上廣西的地界,那是

九三五年冬於南高小樓

霞掛

在

西

邊的

山上

,不料吃了飯囘

來,

巳是大雨滂沱

滿滿

街

成了

IL 河

初抵 梧州的第二天,我們和朋友到洞天吃晚飯,去時還看到美麗的

除 開 我 , 他 們 個 人 都 很 着 急 , 尤其那位 女朋 友剝 更後悔 没有 得

傘出來。 我却 暗暗地高與,不管他們討厭不 討脈,終於說出這樣的話

來:

這 樣的雨 了下 得痛快極了 , 但希望明天就天晴 c <u>L</u>

廣西 的 氣 候 , 在 小 時 內 , 常常會變化三 lid 次 的匀 , 也 許今晚上

你 們就 可看 到 月亮 呢 0

致深 先生的 預言,雖然沒有兌現,晚上仍繼續着下雨,但第二天

晚

的 確 是個 好 開天 ò

來南寧將近 三 個 月丁 ,除了處倒 這兒缺少山水之美像生活在 沙漠

南寧的 中 般 氣 的 候 枯 很 燥 合 外 我 > 的 對 脾 於 胃 氣 , 常 候 常 我 似 在 晴 平 沒有 天突然下 什 麽 不 起 大 滿 意. 雨 的 來 地 , 但下 方 , 過 原 立 因 是 刻

叉晴了 , 這 是 使 我最 高 興 (最痛 快的; 不 料 最近 一個多星期 來, 討 人 脈

恨 的 不 4 得立刻 毛 雨 H 夜地 離 開 這 下 兒 個 跑 不停 间 ;,說句 那 有 陽光 過火一 成者正 點 下着 ÍÝJ 話 狂 , 有時煩惱 風 暴 雨的 地 到了 方 去 極 點 !

,

旭 初 , 在 牛 毛 雨 初 F 的 第 夭 , 我 不 但 絲 靟 都 不 型 討 厭 , 而 且

到下 課 • 我 便 倚 在 桐 杆 遪 欣賞 那幅 富 有 詩 意 的 煙 雨 濛 濛 的 悲 ٥

從 小樓的東邊望 去 ,有一條由 鄉下直通城 市的 小石徑 , 那是 和

條終年 路 林 # , 望 不 知藏 過 黄濁的溪水 去 着 , 好 有 多 似 平行 少 那 稀 验 有 的 奇 的 , 灣樹 座 神 深 邟 遽 曲 的 景 的 曲 物 森 , 林 __ 0 直 毎 , 這 通 郁 路 到綠樹叢裏便遮斷 看 到 不 知還 由 鄉 有多長 下 挑 着 青菜到 ;

市上 售 貿 的 村 婦 , 在 樹叢裏消 关她們: 的影 子 時 , 我 會 威 到 ---種莫名其

妙 的 惆 悵 0

姑 娘 或 溪 水上 老太 一架着 一婆在 橋 條 下 洗 小 菜擣 小 的 衣了 板橋 ,天晴的 , 雨 天 雖 時 然這 候 , 麽 H. 點半鐘 早 看 不 便看 見 她 們 見 有 的 影 小

子

,

捕

魚

人

却

每

天

都

可

以

看

到

o

他

們

披

肴

用

棕

葉

編

成

的

雨

衣

,

戴

着

省詩 頂 蒲 薬的 ر ---斗 幅畫的材料 公. , 蹲 在 溪邊 0 更有趣的 , 聚精 是 會神 地 每當他用 注 视 、着 力拖 網 O 起沉 這 情 A 景 的 , 網 簡 狹 直 時 是 >

1

去

在

森

間

,

__

गिग

拜

Mi

周

•

我 高 有 沉 但 F: 興 總 對 時 水 , 望 是 於 裹的 不 伸 他 到 長脖子 總 期 他 然 是生 胩 的 手 俠 地 微笑 去望 利 在 , 我 動 的 的钉 J 他 東 旭 來 心 西 > 從 也不 ,不 G 綗 如 管 山 果 裹 當 那 抓 網 得 裏有 感 他 握 到 到微微 住 果 T 沒有 起 在 什 麽 他 網 的 來 手 丢 魚 失 裏 , 進 • 看了 災子 望 的 我 是看 是 2 這 近 小 下重新 不 魚 去 不 知是 顶 清 , 楚 我 是 叉把 便 的 種 蝦 什 子 替 您 他 綗 **9** .

自 己 的 ग्री 理 來 升 巷 他 人 呢 ?

心

理

,

也

許

因

寫

我

小

排

候

喜歡

捞

魚

,

而

且

希

望

毎

次

都

不

落

空

, 肵

以

以

小 樓 還 的 有 南 间 間 • 上 就 是 種 鋪 着 着 蔬菜 和茶 圍 却 講 甪 的 宗草 士 坡 圍着 , 那 裏有 破 爛 接 不 連 挑 着 的 的 茅屋 小 星

子, 從沒有看 到 有人 田進 , 也許 這是堆肥料或者養雞猪 的 地 方? 地

的

確

是一衆水皆濁

我獨清」。不

信

,你自己

跑

來

看

看

好了

座

可

毎 逢 雨 天 , 在 那三間茅屋的旁邊 ,傾瀉 着一 條 小瀑 布 , 聲音 很

大 是 小 , 瀑 布 到 夜 的 闌 水 特 人 別澄 詂 的 深 清 夜 , 牠 , 好 流 徽 Æ 東京 溪水 與多 裹 也 摩 絕 的 不 同 瀑 流 布 差 合 泻 不 3 , 穟 , 更奇 成 濁 色 怪

整齊 茅屋的 壯觀 , 屋頂 狻 加 上 3 有幾問年 醫 着 + 字 架的 被 樹 天 林 主 遮 堂 住 1 , 的 在 死 道 屋 小 小 , 再 的 領 過 域 去 裹 , 就 , 居 是 然

堂 以 看 的 鐘聲 到 Ξ 临 個 南南 不 噹 同 地 的 響了 階 級 時 , 這 , 便 館 有 直 是 大批 # 國 的 社 婦 會 人 的 抱 縮 着 影 小 0 孩 毎 天 , 早 小 晨 孩 牽 , 醴 着 大 拜

僻壌 人 的 人 ,交通閉塞的 頭 擠 向 禮 拜堂 地 方, 去 o 帝國主 郡 有 他們的 義 的勢力 足跡 質在 中國的 太 大了 图教 , 無 有知識 論 什麽 的 窮鄉 被

0

د .

的

換來的 己是創 學衆 他 在宣傳「凡貧病之人,只要信主, 收 買 و 代價 那裏. 造世 無無 界的 知識 知 , 道 通通送進了帝國主義者的 萬能 的被 他們之所謂 上帝 他 麻 醉 > 丽 天堂 可可 去 信那 ,就是 憐 主就 的 虚 勤勞善良 佑你上天堂」。 腰包 無線 贞 Æ 裏 的 渺 的 地 的 , 老 獄 im 邓 呢 高 穌 Ħ 唉! 鼻子洋人 姓 ? , 自 , 他 三用 m 們 憐 無 却 ML 不 整 知 汗 信 的 天 所 自

可縦目 稲 的 了多少年來的貧富老幼 罩在 小鳥 小 煙 别 · [7] 樓之西, 翔 雨濛濛中了 IK , , 牧 빞 見天涯 华 是一 郎 片廣漠無 騎 , 的 那 在 地 年背上 白骨 角 直 挺 的 挺豎在墓道邊 垠 Ш **)**. 吹短笛 革 的 林 命先烈 慕 , 望見絕 业 0 , 但 的 名 無應 的 忠 是 叫 電桿 观 小 雨 埃的 校 天 在 場 , , 道 雲 晴 , 任 天 那 ___ 和 切 見不 你 , 的 美景 望 的 日子 目 見 知 力如 、埋葬 都 成 • 被 3.1 你

有詩 週 何 失 3 劜 銳 N 般 ,也就能數到十二三根。對着這一片迷茫的煙景 的 的 發悶 心情 壓在 來享受,我只覺得有 近 頭 • 我 想狂 叫 幾聲 種種 一說不出 , 叶 破 的 這 室 死 氣沉 人的 , 加 空氣 我 的 現 空氣 在並沒 佈 滿

我 想 派 , 派 上 那 紅 光 閃 灼 的 天逊

似的 垂 那 在 也 窗 是這樣的 外 , 我 一個 和 亚 相問 雨天 ××女人縮 , 我們被鎖在 做 __ 牢獄裏, W. 2 **警大** 那絲 絲 看 守的 的雨像門簾 松祭

穿上 1 大衣 , 頭 縮 在. 衣 領 裏 , 兩 手 互 相 摩 一探着 , 他走近 鐵門· 來用 輕蔑

的 語 氣問 着

支那姑娘,你也冷不?」

四

我不冷!我的 熱血在沸騰,我的心在燃燒!」

我的聲音 是粗暴的 • 憤 怒 的 , 說 話 íKj 口 **洙濺到警犬** 的 臉 上 去了

漲破了 那 時我正站 ,我咬緊了牙根,恨不得 起來仲伸腰) 他 恨 恨 一拳 地 寫了 打開鐵門,衝出 聲 馬鹿」! 我的 去殺死這侮辱 MIL 管 港平 要

的帝國主義的走狗

就

在

那天晚上

٠

六個

人蓋着

一條發臭的薄被

,躺在潮濕的

业

板

,殺盡這般狼心狗肺的人類之敵!

上 外 , , 我病了 什 麼東 1 西 都不 起 初 是傷風 想 吃 0 (其實 咳嗽, 除了 後來週身發熱 天兩 次 硬 飯 • 頭 外 痛 , 也 e, 除 没 有 T 想 11 喝 麽 東 水

·西 可吃 Ĉ 但開水是有一定的 時間發 給 的 ,每天只有 丽次 ,每 次以

杯為限 , 在病倒的第三天 , 我要求警犬替我買點阿司匹靈和水菓冰

而特寫 吃, 但誰理 給 我 的字 你呢?我想這囘是非死不可了,不是氣死也會病死的 > 個 個 都 在 我 的 限 前 跳躍 • 『不要絶食 ,我們 。然 不

死 的 • 想到 我 們 總 這 幾 有 句話 恢 復 自 , 我 由 的 的 精 天 闸 便 , 總 振作了!第二天我勉强 有消滅 帝國 主義 者 的 地 吃丁 天 ! 幾

--

口

飯 ,一片鹹蘿蔔 o

的太陽出來了 第六天 , 雨停止了, 然照不 從鐵窗望過 到 冰冷 潮濕 去,外面是一 黑暗的 牢 片紅 獄 的 但 , 只 hul 、要有太 , 暖 和

陽 9 是會溫暖我 冰冷 的 心 • 器治 我 受創 底 A. 的 O

,

雖

•

•

,

囘憶那段生活是使人難 受的 ,尤其在 雨 天 回億,更感到難受。

九三五,十一,十五於小梭

能

這樣的話呢?」

丫頭主席

是兩年前的秋天,一個和暖的日子,在廈門、一旦一二一片

六歲 合着四千多各界: 的小姑娘身上。那些身材矮小的, 的 男女拳 浆 , 他們 的 日子,在廈門中山公園的操場上集 視 都用脚尖當做 線 都緊緊地 蛋厂 踏板,伸 在 台 上 :長脖子 個 -J-Ħ.

拼命地仰向前面觀看。

『親愛的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 今天是我們婢女解放第四週年紀

念日,是我們從火坑裏跳出來做人的日子………」

好呀!從火坑襄跳出來……這句子多有力量 , 丫頭怎麼會說

181

原來站在台上演說的是一 個「丫頭主席」,一個學生模樣的 青年聽

了姚最初兩句話,便大大地感動起來 o

『我們並不高興, 今天雖然是我們得到解放的紀念日子, 反之・

我們 蹦 、任人侮辱 很悲哀 戽 ,因爲我們的 、任 人宰割的 姊妹還有 生活 ,她們 千千萬萬在過着任 一天得不到 解 人踐踏 放 , 便 是我 任 們的 人踩

恥辱 ,更是人類的恥辱!」

好!」誰在大聲叫喊了, 如暴雷一般的掌聲 ,機績着櫻丁足足有

十分鐘之外 o

聽 的 人 越向 前擠,由台上那個了丫頭主席」發 出來的聲音便越 思壯

沉痛,慷慨激昂 o在敍述她們的生活如何痛苦以及逃走 時 ńý 恐怖 時 ,

來

,

過着

生氣勃勃

的生活

1

o

這

是何等值

得慶幸的

事

į

雖

然

쐐

們

婢

女

竟有幾個女人流淚了!

接 着 是各 出席團體代表演說, 毎 個人都是主張澈底廢除婢制 的 1

大 家高 贼口 號之後 , 便 是所有被救濟的婢女分乘兩輛紮 有鮮 花 • 紅

綢 上 面 大寫着「廈門婢女解放第 四週年紀念大會」 的 車 遊

行 • 散 傳 躍 • 發畫 報 • 唱歌 贼 口 號 , 晚上 一還有 游藝大會 呃 O

這 是 ---個 瘋 狂 的 日 子 , ... 個 厦門 婢女少 数 人 的人 H O 她 們 都 穿

丁嶄 新 ·的 灰 色制 服 在 Tr: 着當 糾 察 招 待 • 遊藝員 o 何 個 人 的 臉 上充 滿

僅 了微 僅 只 笑 有 • 四 充 年 滿 的 1 工 偸 夫 快 , O 奾 姚 們 們 觅 的 由 活 遙頭 潑 和 垢 健 美 间 か誰 , hil 見了 痕 班 不羡慕 班 的打 址 獄 呢? 裏 解 四 年 脱 出 ,

的 問 題 ゾ頁 街 , 還沒有 整 個 被 懕 去 迫 掉 的 , 中 妣 華 們 凡 的 族還 灾 縛 沒 灚 沒 有 有 得 到 得 到 解 完全 放 , 整 的 解 個 放 的 社 , 但 會 問 這 閸 是 還沒 大的

有 解 决之前 , 嫞 女問 題 談 不 到 , 婢 女 的 問 顕 更 談 不 到 O

大

夠 的 益 那 解 處 决 的 個 但 婢 衣 消 ٠. 女教濟 食 我 極 住 辦 要 問 反 法 院不 題 轉 , 她 來 , 說 誰 們 但 供 從 不 了 給 想 萬 . **,** 逃 奾 惡 成 走 們 的 江 呢? 的 主 婢 衣 人 女 食 家 救 誰 逃了 住 濟 不 院 , 願 還 跳 出 是 要 出 來 火坑 数 能 個 她 約 對 們 呢 有 婢 安身 讀 ? 女目 書 III 之所 識 且 前 字 像 有 厦門 很 , 織 能

們宣 趣 • 傳 有 革 牛 命 寐 的 , 要 生 她 活 們 0 起來 不 用 反封 説 , 建 妣 們 • 反 是 帝國· 吃 過 主義 苦 耐 , 過 無 勞 疑 來 義地 的 • 她們 你 如 是勇敢 果 對 她

布

•

縫

衣

0 總

之

,

她

們

是

在

過

着

半

立

4

讀

的

生

活

,

過

着

有

紀

律

•

有

與

,

•

的。 戰 士 • 街鋒的尖兵!世界上只有受壓迫受苦痛最深的人才 最富有 革

命 性 • 最 有 力量 3 最 有 誓 門機 性 的 精 神 1

,

再 捐 助 那 救 ---些錢 (濟院設 辦 成 在 功的 鼓 浪 嶼 O 在 四 是 年內 個『大慈大 ,救濟的婢女將近一 悲」的陳先生以 千人 自 , 己 有 的 很 私産 多

年長 的都 出嫁了 , 她們都把陳先生當做母親 > 常常 囘來看他 或 者 寫

信 來問 候他 Q

爲了這位。雄媽 媽一太 好了 的原故, 婢女在深更牛夜裹來 敲門 求 救

欢 收 買 的 走狗 天多似一 去暗 天 殺 他 因 3 也 此 惹起 許 是上帝 I 婢 與有 女主 人 服 晴 的 恐 , 慌 他 郁 和 怨 次 恨 都 得 救 他 們 1 曾 0 他 好 進 常

,

常被 傅入公安局 有 次那位養了二十三個 丫頭・做 人版子的 張老爺

想 他 因 放 就 爲 有 火 在 燒 晚 個 上 ---了 三歲 十二 救 濟 院 點 的 小 鐘 O Y 這 派 J 頭 件 + 事 幾名 闇 得 棵美麗的搖錢樹 盒子 天 翻 졘 地 去刧 獲 , 人 但 社 , 會 同 跑 時 般 逮 到 人 捕 救 濟院 |陳 院 , 只 去了, 要 長

待 到了 知道 冷 社 , 會問 解 婢 心 我 放之 女問 們 未 題 死 都 題是 解 後 知 • 决之後 道 誰 , 不 婢 也 , 女才 能 救 會 才 單 濟院 站 有 能 獨 在 有 希 解 决 Y 望 做 不 决 頭 是 人 的 的 的 解 但 立. o 在. 决 場 天 婢 他 那 同 女問 渺 ; 情 定要等整 浩 而 驰 題的 整 們 英 個 , 根本 質具 援 的 婧 個 助 要 的 辦 女 |陳 我 被 院 問 法 灰 們 題 , 長 肯 迫 iffi 的 , 努 叉 煽 且 0 力 要 女 誰 血 ,

事

,

卽

是我們

嵇

1

解放

奴

紮

的

分責任

Q

雖然

我們

自

已

业

是

帝

國

主

蕺

,

成

功

也

許

就

Æ.

眼

前

O

的

未

來

中

,

我

們

如

果

做

分有

益

於婢

女

的

套

等

得

也

O

還

未

好

個 跳 的 獨 像 奴 鼓 隸 秀峯 浪嶼 , 但比 自 的 殺 I 救 起 濟院 她們來,究竟要好 0 唉 1 成立 提 到 , 那 她 末 , 我 桂 的 林 眼 偶 那 前 個 o 因此 十二 就 現 着 葳 我想 的 到假 幅 小 粉 Y 身 班 如 廣西 碎骨 , 也 也有 許 , M 不 會 肉

模糊的小屍。

嶽 {桂 林 日報在養女(即婢女)自殺的第二天一節短評裏說到桂林的

還有 耄 女平 > 均地 根 拔 來, 南 橣 何 家 至 的 [民 國 少有一二 H 報 消 息 ,香港 個 ,如果是 在 十 月 嫇 --的 四 , 這數 至 出 目 H 太篤 間 曾 舉 行 廢

婢宣 傳 週 , 組 織 反 對 落 婢 會 , 主張 消滅 婢 制 • Tij 見 肚 會 到 處 都 有 主 張

贞 理 的 人! 到 處 都 有 同 情 被 壓 迫 者 Ėİ 人! 南宿 的 媂 女會 如 果 也 做 點

事 , 救救婢女 , 我 想在 婦女解放的工作上, 這是 心器的 ፓ 質際 的 ļ

起來, 被摧殘的婢女,起 來,全人類的可憐蟲 ------

這歌聲,留待有一天婢女同胞們自己來唱吧。

又是一年

像夢似的,一九三五年又完了!

年 . 這個字,對於我實在太傷心,除了孩子時代曾經喜歡地幾次

外 , 到 長大便 討脈甚至 怨恨這個字了 ,尤其最近五六年來我 毎逢 過

定律,無論如何也不能避免或改變的。

年

便要痛哭一

次

,

時間

總是

在除

H

或元旦

,

這好像

成了

我的鉄

般的

『我應該怎樣愛惜一九三五年的最後一天呢?』昨晚夜深為等候時

得

虎子

o

沒有

那次的钱

牲

•

怎

曾

得

到

用

金錢

買不

到的可實費

的

43

敵

在

幾

唉 該 的 特 歸 ł 想 别 來 起 珍 我 惜 來 在 熄漫 其 地 是 的 太 寫 , 不 日記 然 中用 時 而 這樣 我 1 2 出 爲 大清 自言 什 早 自 麽 今 便 語 年 用 0 眞 业 淚 不 珠 的 狄 邰 ١, 破 流 年 例 出 1 呢 的 ? 最 個 後 多 天 鐘 是 頭 應 o

人 慨 生 的 分 命 的 命 • 0 残酷 狼 史上 我 供 自 這 H. 他 然 是 狗 偶 • , 任 年 肺 有 然 來 很 人 巴 個 , T 大的 受的 宰 顧 人 割 解 __ 誰 刺激 的 價 下 他 也 鉄 們 會 値 ---窗 年 的 比 有 的 生 任 來 毒 , 感 活 我 何 辣 的匀 想 生 和 年 和 的 , 要大 但 特 種 活 , 種 兩 在 3 , 從 他至 的 ,身體比 個 這 渲 族 野 人 少不 [ii] 暮 心 里 使 陰 胩 的 謀 我 任 過 流 最 們 着 何 O 淚 後 年 也 那 示不 更 · ツ墩; 深 種 會嘆 天 受 入 刻 , 侮 幾縣 地 虎 祇 穴 5 前 序 要 冷紅 者 解 , 有 • 焉 憤

我 1 驗 困苦頭連,『今日脱丁鞋 倆 我 O 的 們 在 愛情 前 那 進 兒 是奮門的一 , • 我 曾 們是共 發現 勇氣 1 過患難 和 , 和機,不 以 我 及我 們 同 來 們 思 的 知明日穿不穿」的 学 想 , 我 同 帝 國 們的 卵 運 主 菲 者 愛是偉大的 者 的 偉大 的 庞 認 識; 口 底 同 裹 • 尤其 邻 情 , 更 費 , 的 批 **41**: 更 進 那 加 •

1

種

雖

頭不 然 , 說話 我 們 , 都 但 像 ___ 小 孩 想 子 到 那 , 也 段 生 有 計 活 因 時 爲 , 便 幾 何 話 切 化 不 歸 對 鳥 便 有 眇 1 旭 0 為 , 甚 的 是 歪 幾 我 們 個 鐘 已

集中理智的力量在對付我們的敵人!

祇 有 身體 , 的 確 太 使 我 **躭憂了!** 個 人沒有 健康的身體 他 還能 做

什 T 麼 呢 怎樣 ? 去 修 部機 理 呢? 器壞了某 不過 話 叉說 部 分 自然 囘 來了 可 以 , 修 我 要自 理 , 已安慰 但 是 如 果 自 整 己 個 , 從 地 損 11)] 天 壞

強

素 起 來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(明 天是一 九三六年 的 和 開始)! 生命 的 好 好 地 恢 復 注 意 ---九二七 下 自 年 己 時 的 代的 县 體 健康 我 , 洓 是

備 **参加將要爆發的第二次世界大革命** 1

收 說 年 兵 的 中 1 也 報自由 末了 我 能 自 傳 四 , 萬 , 7 餘字 提 因 談 我 1 的 最 及 這 種 的每 感 創 华 種 在那篇文中 到惭愧的 事 作 的 挺 , 我 被 + 便 是對不住一九三五年的前奏曲 , 幾篇已發表過的文章 我 至 又痛恨起該 今還 决定要完 是 Ŧ 堆 成一 刀萬割 亂 部出 稿 躺 的 在 萬字的長 答 抽 年 犬 屜 來了 來 裹 (發表在去 繑 約 , 唉 o 個 他 į

女

唉 ! 日 記是 八年來的 生活記載,八年來的社會寫與呀!此 外還有 我二

,

,八八

B

記

1

沒

十幾張 相片(最寶貴的 是女兵時代的相片)和 pt. F:a 梁的 害 O 這 創 揃 是我

始終如一

,革命:

的精神要繼續到最後

口

呼吸為

止 1

买

流淚 最後一天,我要痛快地說了出來,而且宣誓:從今天以後派流血 至死不能忘的 ,生命存在一天就要與封建勢力、 !我忍受八 個多月沒有說出來,今天是我們「受難年」的 帝國主義者拚命 二天 加加 且 、不

九三五年除夕於廣西貴縣族次

編 後

誰 都 :說「文章是自己的好」, 可 是冰瑩 的 脾 氣恰 Ŋ 和 這 話 相 反 O 雖

然姚 的 作品 1骨經有 過 不 少的作家給以許多 好評 也 受過 2無數青 年 的

歡迎 ,然 丽 **她總以爲** 自己 一所發表 過的 文章 沒有 意 的 0

,

所以 過 的零星文字集成 她從來不高 與談 什 旭 · 她過 麼 「全集」 去 的 作 「選集」 品 , 更不 願意 以期 博 把 得 在. 雜 志報 個 多產 軍 作家 上 發

,

的 美 名

表

這 次 山 我 從長沙 帶 到 東 京 去的 十六 冊日 記 分姐 八年 來的 生 活記 錄

和最近兩年來 我替姚 剪下來的幾十萬字發表過的散文、 遊記 小小 説

來,先出版這本小冊子 苦笑了。為了紀念我們這次不幸的遭遇,我豉勵她把幾篇散文編輯 降 詩歌等,原想借一塊乾淨土,催促灿好好地整理一下。誰知道嗣從天 活。為了紀念這位朋友,為了這篇是冰**盛在東京最後** 中囘來時 (多災多難的房子)的武田君也和我們同時入獄 , 日 記 、文稿,竟成了「犯罪」的主因 **,見到這些殘稿還沒有完全被警狗拿去** 0 在湖南的風裏面寫過的那位替我們找房子 。當她拖着病瘦了的身子從獄 **,** 她從失望中發 現在還過着鐵窗生 的創作 河 且我

起

出

,維持一九三五,五,二六

いりしい

覺得這是描寫我們生活最深刻的一篇,所以把牠作為書名

創作新刊

郭	名	作	者	質價
一個女作家		····沉	櫻作	.20
夜遊人	•••••••	····黎欽	朝作	.25
火焰		…廬陰	建進作	.40
浮雲集		陳初	原熙作	.20
贱胎 ·······		…朱介	念惯作	.20
瑣憶集	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	…趙嘉	计深作	.20
文人翦影…	••••••	…趙青	冷 深作	.20
為法小品集	·····	…洪发	多法作	.30
東京小品…		…」旅院	建遺作	.45
湖南的風…	••••••	…謝//	於益作	•30
漆蹤偶記 …		…陳友	友琴作	.40
夕虹	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 •	…朱慧	 清作	.10

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再版



發 發 作 行 行 者 者 成西海開 都安南封 一馮 **重省武長 度陽漢沙** 一路 李 謝 北 集溫和度 南州頭門 北 业北 新 志 冰 書 局 雲 垒

湖南的風



